芳洲文集

芳洲文集卷之二

詔草

臣陳循撰

立東宮詔

皇太后詔天下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
皇帝恐禍連
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
國家不意被留賊庭尚念臣民不可無主兹於皇庶子
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曰見深立爲皇太子正位東
宮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於戲國必有君
而社稷爲之安君必有儲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下咸

使閩知

代總國政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　皇考宣宗章皇帝仲子奉藩京師比因虜寇犯邊　大兄皇帝恐禍連　宗社不得已親征勅郕躬率百官居守不意　車駕被留虜庭我　聖母皇太后務慰臣民之望已立皇庶長子見深爲皇太子命郕躬輔代總國政皇親公侯伯暨在廷文武群臣軍民耆老咸朝伏復以天位久虛神器無主人心遑遑莫之底定合辭　上請早定大計　皇太后以太子幼冲未遑能理萬幾移命郕躬君臨天下

會有使自虜中還者口宣 大兄皇帝詔旨 宗廟之禮不可久曠朕弟郕王年長且賢其令繼統以奉祭祀顧痛恨方殷豈遵承之遽忍雖避讓再三而俞允莫獲仰惟付託之至重敢以涼薄而固辭已於九月初六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遣使諸虜問安上 大兄皇帝尊號曰太上皇帝徐圖迎復爲政之道必先正始其以明年爲景泰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一切合行事宜條示于後

一自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首惡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妻

妻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強盜奸臣黨類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軍官并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爲事犯罪發遣各處立功及哨瞭等項者盡行宥免復還職役有爲事發充軍役原係真犯死罪者降二等用其餘雜犯死罪徒流等項罪名降一等用就著原發充軍衛所差操

一軍官指揮千百戶以下有爲事被刑除謀逆外其餘子孫弟姪依例承襲或有年遠子孫貧難失於告承

襲者但行原衛所有官旗人等保勘明白不拘年限
亦與承襲總小旗並後充軍者各復原役
一文武官吏軍民匠作人等有爲事做工及運磚運灰
運糧等項悉宥其罪官吏各還職役軍還原伍匠仍
當匠民放寧家
一各布政司直隸鎮守巡撫巡按等官須以撫安軍民
操練軍馬固守城池地方爲本時常嚴督所在都司
布政司按察司官分巡或親巡歷如遇盜賊生發即
便量調衛所有司軍兵民夫勦捕或止懲治首惡數
人毋令滋蔓務在民安盜息如或推避怠忽致誤事

者治以重罪

一各處總兵鎮守等官及各邊衛所操守官軍頭目務要撫恤軍士勿令失所仍須常穿整備盔甲弓箭等項軍器該管頭目每二日率領一下教場操練御史按察司官所至必須提督量加懲勸仍戒所管官旗不許尅減糧賞私占軍餘耕種田土如有此等悉從舉奏處治若知而不舉者併治以罪

一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以前凡一應倒死虧欠及被盜走失孳牧騎操隨征等項馬駝騾驢種馬馬駒牛羊犄牛犢等畜一應贓罰追陪等物俱照六月二

十一日照例悉皆蠲免其景泰二年夏秋稅糧以十分爲率並免三分以蘇民困

一各處逃移人戶抛荒田地遺下稅糧無人辦納者悉令所司查勘蠲免此後有復業者仍免三年有被大水冲塌田地並許告官差人踏勘得實原額稅糧悉與除豁

一正統十四年各處有被水旱災傷之處許令申達上司踏勘得實該徵糧草所司即與除豁人民有缺食者即便設法賑濟毋令失所

一國家賢才必資薦舉乃可得人今後方面及風憲官

郡守御史悉依宣德年間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
任用不限原任年月深淺但舉才德堪其任者如或
徇私謬舉連坐舉主之罪
一天下有司官員有廉能幹濟善撫百姓者所在上司
巡撫風憲等官以禮奬勸毋或凌辱老病闒茸不能
任事者起送赴部貪酷無恥害民者拿問觧京
一各處舉到儒士及三考滿吏典俱照永樂年間儒士
送翰林院吏典送吏部堂上官一體嚴加考試照例
選用不必會官有不中者發回原籍爲民當差
一文武官員并總小旗有爲事閒住減俸糧者並照舊

關支

一今後內外法司所問罪囚一依大明律科斷不許申
文其有一應條例並除不用

一文武官員旗軍人等隨征回還未出官報名朝見者
悉宥其罪各還原職役管事差操如二十日以裏不
出者全家發邊遠充軍四鄰不舉首者與同罪

一浙江福建銀課如果坑場所產採辦不及原額令民
補陪逋其逃竄為盜今後並聽開辦御史從實酌量
奏減不許扶同欺公

一按察司官巡按御史俱係朝廷耳目凡有刑獄冤枉

悉與伸辨官吏貪污悉從糾舉不許推避致陷無辜縱容有罪違者罪以風憲失職

一各府州縣學校生員食廩者已有定額增廣生員照永樂年間例不拘名數多寡但選官民子弟材質俊秀學重者充不許濫收娼優隸卒賤品之人違者罪之風憲及提調學校有司提調官嚴加考課務俾成材

一民間今後除糧草及供用物件軍需之外其餘不急之務悉暫停止以甦民力

一軍民之中果有懷才抱德藝能超卓者所司以禮舉

薦赴京量才擢用不許徇私濫舉

一朝廷及軍民中事有未宜及利有當興害有當除者許諸人直言無隱

一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但經考滿無贓犯者許照洪熙宣德年間舊例請給誥勅以勵賢能

一在京各色人匠陰陽醫士厨役人等年六十以上殘疾不堪供役者悉皆放免應僉補者照例僉補民間鰥寡孤獨篤癈殘疾及年七十以上無丁侍養之人有司加意存恤毋令失所

一在外承差知印今後俱選有才行者參充其有丁憂

起復及爲事重歷者就於本處候缺補湊役滿赴部

一軍民詞訟有係告言謀逆重情許赴各鎮守及巡撫官處或徑赴京其餘户婚田土等項悉照洪武年間舊例自下而上陳告但係已事所司即與分理不許挾讐妄將他人重情牽告誣陷善良又有一等刁民平日脅制官府攬里是務本無可告到京臨期顧覔慣代人捏詞寫本狀之徒旋捏重情乗勢妄告以快私憤良善負屈莫伸今後但有誣告此等者連捏詞寫本狀之人並發邊遠充軍

一福建等處見被提問激變失機等官悉宥其罪並降

遴選敘用

一儹運糧儲并各處操練工部造作去處把總官員作頭人等總兵管事等官務選驍勇能幹公廉善撫恤軍匠者設立不許選用平日趨附奉承之人以致恃勢酷害軍匠舊濫設者並行革去違者罪之

一在外軍民官員多有除授赴任或因公幹考滿等項到京回任通同親識帶領前往任所以取債負爲名因而科斂軍旗糧里人等財物分收入己今後敢有仍蹈前非許被害之人赴御史風憲官處告理並拿問如律

一失班人匠自正統十四年秋季以前並免罰工止當
正班管工官吏作頭不許私役及放閑辦納月錢違
者罪之

一內外門攤商稅課程先因鈔法增添其額今後只依
洪武年間舊額收受不許過多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司明白開具實跡轉達具奏
以憑旌表軍民年八十以上者所司給與絹二疋綿
二斤酒一斗肉十斤時加存問

於戲惟敬仁誠可以安宗社惟恭儉勤可以惠萬民尚
賴宗室叔祖叔父協心藩屏爰暨中外文武賢臣同德

匡輔弘濟重大之艱永隆雍熙之治布告天下咸使聞

知

赦福建浙江貴州廣東反叛詔

詔曰朕躰　上天好生之心一視同仁無間遠邇乃者

福建浙江貴州廣東頑民反叛刼掠鄉村爲盜不巳究

其所由皆因該管官司不能撫治所致朕今即位之初

巳嘗大赦天下尚慮謀反逆之人赦所不原無由自新

官兵累歲誅殺不已故朕躰　天好生之意茲特班恩

自詔書到日凡反逆常赦所不原者不分首從減赦除

之悉令復業如舊敢有仍前負固不靖大軍勦殺朕不

敢私故茲詔示咸使知悉

撫安軍民詔

詔曰朕以凉德嗣承大統仰惟 祖宗創業之艱宵旰孳孳勉圖治理重以 大兄太上皇帝鑾輿未復痛恨日深方誥兵數十萬欲以問罪於虜而虜以使來請迎復者屢皆詐 太上皇帝詔旨謂若重遺金帛以來虜必欵送還京 朝廷因疑其誑而於理難辭拒悉勉從之柰何其計愈行而誑愈篤乃十月十五日也先悉衆犯諸城下仍以請迎講和爲詞朕遣大臣出迓備歷虜營不見 大兄鑾輿有在遂焚書斬使揮六師擣之斬

獲其類無筭厥黨大潰乘夜奔遁餘孽散伏於近郊者
亦皆搜戮無遺京師內外爲之帖然尚慮四方遠近罔
聞克捷猶懷驚悸耕鑿未遑室家靡定無以慰安人心
特茲詔示其各復爾舊業爾生永彰殺伐之功共樂雍
熙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勅諭編纂宋元通鑑綱目

朕惟古昔帝王盛德大功載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與
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著于仲尼襃貶之書足爲
鑒戒不可尚矣朕旣夙夜留心于茲然惟善惡不備則
或鑒戒不周顧自威烈王至于梁唐晉漢周之五代事

書于朱文公通鑑綱目者亦天下後世之公論所在不可泯也朕嘗三復有得於心獨以宋元所紀歉焉卿等其以二代史書參酌倣文公例編纂上接共爲一書以備覽應用編纂官屬其推能勤敏有文學者悉具官職姓名以聞夫稽古右文實朕心所欲肆命卿等爲之其尚精審毋忽故諭

勅諭少保髙穀往南京祀典

勅諭南京國家創業垂統根本重地與鳳陽皆 祖宗累世陵寢所在朕所以夙夜拳拳在念者也比聞二處去冬積雪連旬民皆艱食今春南京又被火災焚毀數

千餘家朕甚爲之寢食弗寧茲以爾爲內閣保傅重臣
勤慎專一特命齎擁香幣等物徑詣鳳陽南京祭告
祖陵 皇陵 孝陵及 鍾山之神弭災異於旣往祈
福履於方來爾須精白一心致朕孝思誠懇可也仍須
撫視被災之家闕食之人凡有可以賑恤之者聽爾量
宜爲之庶幾上慰 祖宗之靈下遂民庶之願爾其如
勑奉行故諭

勑諭各省恤刑

皇帝勑諭三法司 朕惟刑者民命所關自古聖帝明
王莫不以此爲重故欽恤之訓載諸虞典式敬之言著

於周書我國家　列聖相承尤拳拳致謹於斯近閱內
外法司罔體此意或任好惡或避嫌疑或視權豪勢要
以爲重輕或畏患害艱危不加辨理甚者吹毛求疵刑
及無辜是致良善寃抑姦宄自如傷陰陽之和召水旱
之沴遠邇荐饑流亡失所興言及此朕爲惻然茲特勅
諭爾等體朕至懷恒存矜恤凡百大小刑獄務在悉心
推究情輕而罪重者可矜罪輕而情重者難宥必使無
辜不至於受寃有罪不得以倖免刑罰得中人心稱快
然後副朕憫恤之意如或故違罪不爾宥爾等其欽
承朕命毋怠毋忽故諭

勅諭南京三法司　勅諭浙江布政司按察司并巡按
御史及各府州縣　勅諭江西布政司按察司并巡按
御史及各府縣　勅諭福建　湖廣　廣東　廣西
山東　河南　山西　陜西　四川　雲南　貴州
順天府所屬并巡按御史及直隷府州縣　南京應天
府所屬并巡按御史及直隷府州縣　以上共十六道各同

手勅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

昨日聞卿偶嬰重疾朕爲惕然念卿夙膺委任旦夕不
可或無已勅近臣携醫往視茲復頒賜卿白金五十两
用資湯藥并賜羊酒白米卿其勉扶病躰以副朕拳拳

之意

勑諭北平章院使

皇帝勑諭北平章院使孛來并大小頭目 朝廷自我
祖宗以來至于今日恭膺 天命主宰華夷福善禍淫
惟天是法是以四方萬國莫不仰戴恩威歸順之者
天必賜以安全背逆之者天必降以禍亂此又 天眷
我朝不待其用民力而良善自生凶惡自殄也往者也
先逆天背道擾我中國殺害乃王僭號曾不幾時滅身
在 豈非背逆朝廷者 天必降以禍亂而兇惡
自殄乎今爾等能敬順 天道尊事 朝廷痛改也先

前非遣人以馬來貢雖曰暫時困窮終可以免於亡豈
非歸順朝廷者　天必賜以安全而良善自生乎今使
臣回已行厚加宴賞并以賞賜回賜爾等馬價綵幣表
裏等物及所奏討物件一一付與領回給授至可收領
所求米糧盤費騾馬弓甲一節盤費賞賜之物即是米
糧重大馬上難帶至於車馬甲冑弓箭自古帝王非有
大功勞於國者不賞今我國家武庫兵器萬萬惟大軍
出征則給與況有　祖宗明訓尤戒不可與人豈可助
人讐殺失　上天好生之心故皆不與特諭爾等知之
爾等宜體天心一以敬順為務毋蹈前失庶幾永遠享

福故諭

勑諭哈密忠順王

皇帝勑諭哈密忠順王倒瓦苔失里法司奏爾先次差來進貢使臣重受朝廷賞賜回至甘州地面有阿力乩不守法度強盜平人羊隻及用鞭棍亂打伴送舍人崔義當有傍人總旗李慥向前勸說你每自有下程因何生事搶奪平人羊隻又打伴送的人全不畏法不期阿力乩怪李慥勸他當將李慥打傷身死 朝廷祖宗立法凡白晝搶奪人財物者罪當死今阿力乩犯了兩箇死罪律該斬首示衆今得爾奏乞可憐見將阿

力乩與將去自行整治他與各處往来的使臣看樣朕念爾能敬順　朝廷遵守禮法特准所言即令所司將阿力乩責付今次差來使臣哈只伯等領回付爾至日爾須依法整治以警其餘仍須戒約後來使臣不許仍前兇惡不守法度違者　朝廷自處以法必不輕恕特勅諭爾知之故諭

勅諭哈密忠順王

勅諭哈密忠順王倒瓦荅失里累次得遁北走回人報云云男婦先被達賊搶去有轉賣與爾哈密地方者有逃回爾地方潛住者有經過爾處被爾部下拘留不發

者前後約里三千餘人中間被爾部下陸續賣與撒馬兒罕地面回回引去約里一千餘人其餘尚里二千餘人如京衛百户楊榮等俱在爾地方回回打兒罕等家住過　朕以爾自祖父以來世受　朝廷爵賞爾亦自稱為　朝廷把後門則爾視我中國人民當如一身一家一般今爾既收被擄走回男婦三千餘人合當盡數送還庶幾表爾忠順之誠豈可縱令頭目轉賣他國以收微利致失爾之平昔信義有負　朝廷眷待厚恩勑至爾即將朕言語宣諭部落但有拘留人口見在各家不分遠年近日盡數送官差人送還　朝廷朕必照例

給與賞賜决不吝惜爾其躰朕至懷如勑勑奉行故諭

勑諭朝鮮國王

皇帝勑諭朝鮮國王世子李弘暐得奏父王珦以今年五月十四日薨逝朕深悼念茲遣內官金宥金興齎文徃爾國中諭祭詔示爾國人封爾弘暐爲朝鮮國王繼爾父王國事爾宜恪守臣節益堅事上之誠永固藩邦庶遂承先之志欽哉故諭

勑諭朝鮮國王

皇帝勑諭朝鮮國王李弘暐叔李瑈近得王奏稱其質本孱弱國用艱虞惟爾賢良宜遜乃位俾詢于國謂皆

屬心茲特從其所遜遣內官尹鳳金興齎詔諭告國中
并勑諭爾封爾爲朝鮮國王代主國事爾宜恪守臣節
益堅事大之誠永固藩邦毋忝嗣王之讓其令弘暐仍
以舊爵閒居爾須常加優待毋忽故諭

封朝鮮國王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主宰萬邦封
建諸侯遠邇惟一此國家之大典 祖宗之成憲也況
朝鮮國守禮之邦俾統其民可無君長故國王李珦嚢
先代之爵事 天事大始終一誠克敬克仁遠邇咸譽
屬茲薨逝宜有繼主今子弘暐王之嫡長性資忠厚國

諭彼歸今遣內官金宥金興齊勅封爲朝鮮國王繼主
國事凡　云　云　民夙夜惟寅盡心匡輔務循禮分罔敢
之心永享太平之福故茲詔示咸體朕懷

封朝鮮國王誥

皇帝制曰國家奄有四海君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遠
邇命德則寄以一方之任象賢則錫以累葉之承所以
繫其衆心而俾臻於義安也故朝鮮國王李珦端重謙
溫聰明勤儉敬　天事上始終一誠替父王既已有年
致國人靡不信服恭承朝命斯須不違蓋其先王之賢
子賢孫也胡享國之未幾遽告終之來聞應有繼繩以

統其衆爾弘暐乃珦之嫡子旣賢且長傳襲惟宜兹特
封爾爲朝鮮國王於戲惟敬可以事天惟仁可以撫衆
惟保境可以安邦惟順正可以享福惟率乃祖父之行
庶稱　朝廷獎賢之心往其欽哉毋忘朕訓

封朝鮮國王誥

皇帝制曰國家封建無間遐邇必立君長以主其國以
撫其民此我　祖宗以來之制然也爾李瑈乃朝鮮國
王李弘暐之叔父志存忠良材具文武弘暐自顧其孱
弱以國遜讓爾賢能不從辭讓之可嘉抑且安邦之足
尚肆從所請錫以冊命特封爾爲朝鮮國王代掌國事

於戲惟敬可以事大惟仁可以撫民惟和可以睦親惟順可以享福服膺遜讓庶保初終往其欽哉毋忘朕訓

封朝鮮國王妃誥

皇帝制曰帝王錫爵而恩必及其伉儷者所以嘉內助之美也爾尹氏乃朝鮮國王李𤥽之妻夙相乃家稱爲賢配夫旣顯貴爾宜偕榮肆封爲朝鮮國王妃爾尚益勤內助以舉婦箴欽哉

襲贈衍聖公孔承慶誥

皇帝制曰國家於　先聖之嫡嗣世授以顯爵者所以中崇儒重道之典也爾孔承慶乃襲封衍聖公弘緒之

父宜承先而啟後竟丞世以遺榮既有子以襲封肆推
恩而錫命可贈爾爲資善大夫衍聖公尚克欽承永昌
乃裔

襲封衍聖公母誥

皇帝制曰予以先德而榮母以子恩而貴國家禮典古
今所宜爾襲封衍聖公孔弘緒母王氏早嬪儒宗篤生
令子予承恩命爾宜與俱可封爲太夫人尚懋慈訓之
良俾承休光之大欽哉

吏部尚書王直誥

尚書政務之治忽所本吏部人材之進退所由簡賢能

行封爵考殿最稽勲庸必備衡鑑之精乃愜公清之論維職典各歸其屬而提揭在慎厥綱非得周材曷稱是選資爾賓善大夫吏部尚書王直蚤負賢科歷官禁近既備學問詞翰之美遂參經筵史局之榮方擢佐宗伯之司爰進授天官之任顧其端方直諒清慎公平既克舉於厥官宜益隆其恩典茲特進爾階爲資政大夫錫之誥命以爲卿榮夫知人則哲能官人不獨有以見朕之知而薦賢爲國非爲私且將有以需卿之忠尚率乃條以殫厥服欽哉

告祖陵太皇太后文

維景泰五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午朔某日　孝曾孫嗣
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
士高穀齎捧香帛牲醴之儀昭告于　祖陵太皇太后
尊靈曰御名恭承　祖德嗣守家邦夙荷帡幪致貽災
害雨暘寒燠過度衍愆期百穀少成群黎多窘顧惟所自
咎在眇躬弘濟艱難豈敢他訴仰祈　親造曲賜矜憐
俾雨順以風調致民康而物阜無任懇情之至謹告

告皇陵太皇太后文同前

告孝陵文

某年月日孝曾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傅

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齋捧香帛牲醴之儀昭告
于 皇高祖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
天大孝高皇帝 皇帝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
順聖高皇后尊靈曰御名恭承 祖德嗣守家邦負荷
弗勝致貽患害根本之地災異屢臻城郭人民咸懷驚
懼顧惟所自咎在朕躬弘濟艱虞豈敢他訴仰祈 親
造曲賜 矜原銷災害於未萌奠家邦於永久無任懇
請之至謹告

祭鍾山告文

景泰五年同前遣少保高穀專禱祀于 鍾山之神曰

恭承　大命重付眇躬民社所依災祥攸繫志恒內省
政毎外乖或寒燠愆期或雨暘踰度田疇失利穀麥不
登憂切民心妨及國計水旱疾疫疊見此方饑饉流亡
間臻累歲究惟所自良有在玆然因咎致災固朕躬罔
避而轉殃爲福寔神職當專夫有咎無功過將惟一而
轉殃爲福功孰與釣特致懇祈幸　副懸望謹告

皇天后土告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閏六月乙巳朔越二十四日戊
辰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官某昭告于　昊天上帝
后土皇地祇　曰御名不德災及群黎禾稼在田連遭

淫雨仰惟　洪造惻念民艱大布暘光俾諧豐稔御名
下情無任不勝虔禱之至謹　告

皇天后土祈雨告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五月乙巳朔越二十九日癸酉
嗣天子臣御名謹昭告于　昊天上帝　后土皇地祇
曰臣御名祗奉　尊嚴統臨兆庶省躬不德實切戰兢
茲者連旬鉠雨農事惟艱致災之由罔敢辭避仰祈
洪造特　賜矜原大降甘霖普甦群品臣御名下情無
任不勝虔禱之至謹告

武英殿安奉先師孔子祝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閏六月乙巳朔初七日辛亥
皇帝謹遣大監王誠以太牢之儀致祭于　先師孔子
大成至聖文宣王　曰仰惟　至道夙夜在秉瞻慕之
忱難忘頃刻特茲　肖像祗奉惟勤尚冀啟開優入聖
域起居作息永底中和謹　告

祭朝宗順正河伯文

維景泰三年歲次壬申庚寅朔初三日壬辰
皇帝謹遣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祗捧香
帛以太牢致祭于
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河伯之神曰茲者河流泛溢

自濟寧州以南至於淮北民居農畝皆被墊溺所在救死不贍朕實傷切于懷夫朕為民牧　神為河伯皆帝所命今河水為患民不聊生伊誰之責固朕不德所致　神亦豈能獨辭必使河循故道民以為利而不以為害然後各得其職仰無所負而俯無所媿專俟感通以慰懸切謹告

祭嶽瀆神告文

皇帝遣大臣告東嶽泰山之神河瀆之神濟瀆之神金龍口黃河之神曰　天降膏雨在風雲率其職地湧甘泉由嶽瀆効其靈天地之澤施秘風雲嶽瀆不得辭其

責也今歲雨暘時順所以澤萬物者至矣而獨泉流不
泱所以灌百川者歟焉道不由其道而水決於海泰山
泗濟之源復秘南北漕運之渠日涸此雖軍民之患實
關　天地之仁爾朕不德所召而神之責何如天地均
有矜恤生民之心神可獨無奉若天地之意務使河循
故道分派朔南而復誕布泉源廣慰輿望神既有以塞
其責朕亦有以賴於神神其鑒格尊俟感孚謹告

廷試策問　正統十年

制曰自昔二帝三王致理之道必選任賢才以敷政化
安中國而撫四夷其見諸載籍雖不足為後世法也下

殆漢唐宋賢明之君亦皆鋭意於斯而其人才治效有可以比隆於古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奉　天明命統一華夷德威所被罔不臣服　太宗文皇帝嗣登大寶致治保邦光前裕後　列聖相承咸隆繼述是以群賢彚進教化旁洽海内乂寧夷狄賓服功德之盛睠合古昔而無間矣朕纘承鴻業仰惟　祖宗之彝憲是訓是行屢詔中外簡拔賢才亦既得人為用矣誠欲九德咸事野無遺賢舉措之法尚有可行者乎申勅諸司修明治理亦既建立事功矣誠欲百工惟時庶績咸熙督勸之典尚有可舉者乎内而中國生齒之繁因其性而

教養之矣誠欲使皆阜厚化成同歸於至治尚何加乎
外而蠻貊近悅遠來因其俗而懷撫之矣誠欲使皆講
信修睦相安於永久尚何所施乎夫治道有本而推行
有序不法諸古無以施於今泥於古而不通於今亦未
足以為治諸生明於道藝必講之有素悉著于篇朕將
親覽焉

廷試策問　景泰二年

制曰朕惟自古天下之要有三曰道曰德曰功然道莫
如伏羲神農黃帝德莫如堯舜功莫如禹湯文武此數
聖人者萬世仰之不能易也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著於

易堯舜禹湯文武之迹存乎書其所以爲道爲德爲功者朕欲究其心術之精微其推以治教養天下所尚雖殊然不出乎耕桑貢賦學校禮樂征伐刑辟之外朕欲參其制作之會通夫無所酌於古將何以準於今朕承祖宗大位夙夜惓惓於心亦惟以古聖人之道德功自期以今天下之治教養自勵茲欲盡驅天下游談之惰以事耕桑使各衣食其力盡約天下浮冗之征以歸貢賦使各膏肥其體而無或失所養盡還天下狠戾之頑以從學校使各復還其善盡陶天下鄙之陋以由禮樂使各移易其俗而無或違於教盡作天下慵怯之兵

以奮征伐使各銷沮其兇盡化天下爭鬭之訟以遠刑辟使各崇尚其恥而無或外於治皆何施而可也施之有效民得治教養矣於古聖人之道德功有可以庶幾乎伏羲神農黃帝曰皇堯舜曰帝禹湯文武曰王其稱號之所以異者果道德功之所致乎抑治教養有隆替而然乎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一而已矣何皇降而帝帝降而王乎茲欲措天下於隆古之世使皇帝王之稱惟一而無降殺之別亦必有其道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而得之於已宜無不悉其說者矣既承有司賔興而來其具為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題

皇帝制曰朕以眇躬祗膺　天命纘承　祖宗鴻業臨御兆民顧惟負荷之艱莫究弛張之善肆虛心於宵旰冀資弼於忠良固聖賢樂受盡言在堯舜惟急先務何則天下之本莫有外於家國兵民朕欲聞其至計何先切望何冣君心之法莫有過於禮樂教化朕欲聞其損益何宜隆替何繫制治貴於未亂其方術何良保邦貴于未危其謀謨何遠以至為政之寬猛何尚備邊之籌策何長人材之賢否何由刑賞之緩急何可與凡災祥感召之機何速夷狄向背之故何在皆朕之欲聞者也

夫事貴乎師古不稽諸古固無足以為法於今而施貴乎合宜不宜於今又奚可以徒泥諸古予大夫明先聖之道於茲數者皆得於古而將以施於今者也其悉參酌詳著于篇以俟朕之親覽

御製觀天之器銘

惟古聖人動息法天存心施治靡或不然天雖至高其理不遠求而得之制器南面以玉為管以璿飾璣有虞之制今渾天儀日明乎晝月明乎夜五星緯天晝夜代謝有順有逆有遲有速以器之精測而能知器有動靜道分黃赤在人在天其實惟一南北東西或昂或低仰

觀俯察器象則齊蕩蕩巍巍高廣孰愈近而求之咸有規矩以約知慱以畢窺高智之所及不爽絲毫法古之意作為簡儀古遠不異　天高可稽顧予敬天夙夜在念揆諸制器昭然自見咨爾臣工體茲至懷敬致慎察毋忽以乖

御製勤政說

朕嘗觀之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而萬物賴之以生成者豈有他哉亦惟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晝夜往來相承不倦春生夏長秋成冬斂寒暑循環相續不已使數者有一息之怠則萬物何由而生成人君為萬民之父母而

萬民賴之以安養者豈有他哉亦惟夜以思之晝以行之日夕乾乾兢兢業業動靜食息以勤為所出入起居以逸為戒使數者有一息之懈則萬民何由而安養夫天地以勤豈特萬物賴之以生成將見日月貞明陰陽順序三光全而不忒寒暑平而無乖天地益悠遠無窮矣人君以勤豈特萬民賴之以安養將見國家隆盛宗社奠安華夷仰戴於一人子孫繼承於萬世人君益永久多福矣虞舜聖人也皐陶猶以無教逸欲陳謨言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成王賢君也周公猶以所其無逸為訓言當以無逸為處所常居於此

而勿遝也舜用皋陶之言以勤儉率諸侯是以享年百
有十歲踐天子位亦五十年四方有風動之休萬邦有
咸寧之效舜何以得此於天哉亦惟勤政之所致耳成
王聽用周公之言而又上承文王自朝至於日之中自
中至於日之昃不遑暇食勤政之敎以勤居逸是以世
傳三十六王享國八百餘年之久國則萬國咸寧民則
萬民咸和周何以得此於天哉亦惟勤政之所致也古
今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勤而興未有不以逸而廢者也
肆惟　宗祖誕膺　天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旰食宵
衣惟恐一民不得其所夜以繼日惟恐一方不得其寧

所務者莫非安邦之宏謨所治者莫非養民之切務是
以傳之子孫皆能以勤為本世世相承罔有或怠朕承
大統夙夜惓惓以古聖勤勵不息為心惟以 祖宗宵
衣旰食為法頃刻不敢有所安逸須臾不敢有所怠荒
竭力盡心敷政蒞事乃述勤政之說朝夕揭之座隅進
退語嘿視以自警匪徒視以自警且將垂示子孫是則
是遵永永無斁

御製歷代君鑒序

朕惟理之寓於天地者至隱而難名道之由於聖賢者
至顯而易見故天地者聖賢之準則而聖賢者帝王之

模範始而希聖賢終而參天地所謂升高自下陟遐自
邇古今之通道也堯舜人倫之至所以為法於帝王者
固萬世無以加祖宗典章之備所以垂憲於子孫者亦
萬世莫能外是以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則凡帝王一
言一行有可師者不可以約而或廢約而會之於至一
之理則凡祖宗一政一令無可議者不可以博而或遺
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帝王之要務也朕自臨御經
筵以來景仰堯舜以前下至三代聖神暨我 祖宗謨
訓拳拳服膺而弗忘矣然又以為主善為師雖一善不
可棄乃采漢唐以來諸君嘉言善行并編輯之揭曰善

可為法其前後凡言行有可以警省者則附於末揭曰惡可為戒通五十卷名為歷代君鑑固將朝夕觀覽以資勸懲而亦以垂鑑於來世且須示廷臣使因是而加勉輔之方昔周成王咨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孟軻氏語景丑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觀者其尚有感發於斯扎

御製五倫書序

朕惟天之道非陰陽五行無以成萬化人之道非三綱五常無以首萬行綱常之道雖叙於天而正之使叙倫而益厚則在於君傳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所謂性者孰有大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故親吾親以及人之親立愛自親始也長吾長以及人之長立敬自長始也堯舜禹湯文武聖聖相承所以繼天立極而致雍熙泰和之治於悠久者莫不循用此道我 國家以綱常為治自 皇高祖考太祖高皇帝申明五常之誥頒行天下列聖相承若出於一肆數十年海內乂寧風淳俗美良有以也我 皇考宣宗章皇帝纂承大統益隆繼述嘗於萬幾之暇采輯經史百家嘉言善行之有關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者類分為六十二卷命曰五

倫書欲嘉與萬方講求其理將以施之於身行之於家而達之於邦國俾咸囿仁義忠孝慈良之域而後已是即帝堯親睦九族帝舜慎徽五典大禹祗台德先成湯肇修人紀文武明德重民五教之所為也其與易之裁成輔相書之惇典綏猷中庸所謂修道之教豈有二哉所以然者蓋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亦因其本然而導其所當然者耳朕嗣 天序追承 皇考之志謹用鋟梓以廣其傳而弁序述 神功聖德之盛播示將來於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綱常之道殆與之同其久遠矣

御製勤政要典序

朕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其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者夫豈聲音咲貌之所可及勤循往聖躬履斯道自強不息猶懼有未能焉况乎自用自逸而可預於此哉朕自臨御以來夙夜惟究其旨乃采古先聖帝明王前言往行大儒哲輔嘉謨遠猷之載經籍者類為十章取其要而切簡而便庶易入而易守久不至於厭怠雖然非勤不能舉也乃總括以勤政之說名曰勤政要典非惟諷以自勵蓋將貽於後嗣使保邦安民永有所賴焉於乎天之所為能成物者行健之德君之所為能成化者

自強之功觀者其務承之勉之

御製城隍廟碑

朕惟自古國家建立宗廟社稷朝市之位必營城池以為之固周公相成王作洛築王城於澗瀍之間為周匹休之地亦所以安輯萬民臨制四方而聳朝會之觀於天下以是知雖文武盛德大功而其久安長治之圖不能外乎此也我國家自

祖宗肇建兩京皆置城池以永萬億年之定命于

天蓋與成周之意若出于一朕承大統夙夜惓惓惟以繼述為心邇以京都垣尤有未盡治者乃命撤其故而新之甃以堅甓於是四周表裏

確然完固庶幾天造地設之所成矣夫成之雖由於人
而主之必資於神神以主是為其職人必因是崇其號
故其神曰城隍葢古今所同也舊有城隍廟在都城之
西南隅故陋甚矣朕念弗稱其所主也城完之日令更
造焉中作正堂後為神寢堂之前為正門自堂左右至
門翼以周廊如官司之職掌以案名者十二廊東西中
特起如堂者二名左右司正堂以祠都城隍之神而旁
以居其輔相者各以序置門之外為重門東西置鐘鼓
樓其後各有舍以棲其守護之人葢總為屋以間計者
九十有七其地以丈計者深七十一廣四十一有奇材

出於官之素具工役於力之常供一無所預於民成不浹旬而功倍於累月孟子所謂不日成之或庶幾焉又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况無所事於使而民得其完固之安則樂可知而不怨又不足言矣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萬物之育固本於吾心之中和非有所待於外至於善惡是非隱於民有非人所能知菑害疾疫生於下有非人所能禦於是始有待於神之力焉神祗公其善惡是非之隱而不爽恤其菑患疾疫之生而不倦則為得其職矣神得其職則人之祠之也雖侈其宮而位列如官府宰治衆庶夫豈為過也哉自國

都以至於天下郡邑莫不各設其祠秩視其土之吏而
春秋則就享祀典之祭示幽明一致也京都城隍又豈
非其神之統歟其秩視亦可以推矣廟既落成乃碑而
系出之以銘曰　明王立國脩垣墉臨制四海古所同
保固社稷表無外壯觀山河那有窮兩京弘建直南北
萬年鴻業肇　祖宗湯池鑿地淪海險金壁列雉造天
雄自此而內為朝市曹司邸第栖臣工自此而外為郊
郭閭閻田里居民農誰其主此辨方位爰有神莫坤維
中典掌職任既顓一守護防衛惟嚴恭群情真偽隱莫
究鑒察是否須明聰人心好惡分難徇予奪淑慝佚正

忠陰陽表裏實關係彼此感應宜靈通資神翊我所未逮故茲相方為築宫阜安民物本朕志宣達利澤由神將神之可倚信不爽神之可託心至公凡民疾疫有禱禬期副虔懇魃瘵痾捍禦菑患底康豫調順雨暘臻稔豐誘彼愚昧趨德善保我家國臻盛隆五兵偃戢塵弗起四境治平續愈崇推茲明我祠非過時乃昭神享當功廟貌崇嚴神所附安如磐石永如嵩

御製憫忠義阡之碑

景泰二年三月甲寅恭奉　聖母上聖皇太后諭比歲虜賊背逆天道率其徒旅數萬餘騎入寇京師　宗社

為之震驚臣民莫知所禦一時智謀勇敢之士出於禁
衛羽林軍者有焉出於受命討叛逆者有焉又有出於
感恩懷德恒欲報稱無由者焉出於親上死長良知良
能素無所用其力者焉莫不於此感激思奮競以迎敵
殺賊而死上賴　天地祖宗眷佑國家虜賊愧悔無以
懷懼　朝廷威德悉皆敗走而京師用寧天下以無事
然闕阜成門外西南伏屍數千形貌已變其有父母妻
子往收葬者尚以不可辨識而聽其暴露矣其無父母
妻子在者尤多竊聞禮有掩骼埋胔之典是古聖王仁
惠及於庶類然也今將士人等為國家死難如此固不

可不厚其恩恤而况奬勸忠義慰荅群情尤不可以少
緩願命即西山麓間曠之地為一大壙凡因戰死之骨
悉取瘗之而附掌以在近官司修其時祭且禁侵犯之
者庶幾有永不墜非徒慰荅於既往亦以勸勵於方來
朕恭 成命爰命有司悉遵所諭而賜名曰愍忠義阡
并書其事俾鐫之石立於其上銘曰於 皇祖宗肇造
區夏養士百年服習戎馬南征北伐所向見敵功在國
家威震夷狄勇死於志志死於義惟義所在遑恤厥躬
茫茫堪輿俯仰奚存山川星日孰可與倫凡形必化來
續往過惟此忠義千古不磨豈但不磨泰華同高顧彼

偷生輕如鴻毛區區孽虜敢抗我軍以義加彼長風掃
霧貲皆負爾華義士忠臣惟知有國寧思有身爾身雖陷
爾名惟芳壙骸不別國籍則彰天胙乃後以繼以繩食
爾之報世躋顯榮復命有司祀守爾塋毋俾侵奪撓及
幽靈豈徒為爾且勸方來凡百有位視以爲勘式人孰無
死死貴得時全忠與義死以奚悲

御製大興隆寺碑

朕惟君天下以保邦安民為先興善教以崇德弘仁為
重肆古帝王躬勤導迪之修德合天人之助遂至茂迎
景貺於萬億年而益隆者亦惟在於此耳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肇創區夏　太宗文皇帝中興家邦至於
列聖相承實同一道文德武功已宣揚於四海深恩厚
澤復被冒於萬方雖堯舜禹湯文武之聖未有過之者
也然不以道已至而忘陰翊之功不以治已足而忽默
相之道故往往度地而建梵刹稽典而興象教深有契
乎大易神道設教之旨孔子博施濟衆之仁者矣何其
盛哉況乎京師四方所仰佛氏衆妙所宗則所以崇奬
光大其教者尤不可以少廢此我　祖宗所為功業超
乎古今德化被於遠邇致治臻熙皡之盛享國得長久
之安而非近代所可及者是豈為無補哉朕承　宗廟

之重而撫　國家之大夙夜兢兢思所以繼　祖宗保
邦安民之志非一日矣乃者相于都城得隙地於長安
西街之北因命臣工垣而刹之中為大殿凡幾從以傍
殿門廡法堂樓閣誦息諸廬壯偉雄麗咸具四方之瞻
文以臺墀鐘鼓旛花金玉供奉諸儀崇飾布列咸聳萬
姓之觀至於列寶相如來之像度金書大藏之經則又
世之所稀有也所以然者夫豈有他乎哉稽諸佛氏之
書佛之為道降福必先於有德之人祚國必篤於有道
之世何也蓋有德者獲福之本而有道者享國之源中
庸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是降福必先於有德之人有合乎中庸之旨矣周書曰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為尤久是祚國必篤於有道之世有契乎周書之義矣佛之為道能福祈於有德有道如此則修其宮與像以崇奬光大其教也夫豈為過乎哉工興之日材取於常用之餘而有司無預力役於常征之內而浮費有備人情懽懌成不踰時于以導迎景貺而祝宗社生靈無窮之福端有在矣將見國家底泰山磐石之安海宇臻民物雍熙之盛顧不資於此乎因命名曰大興隆寺復書諸石而讃之曰於赫 皇祖弘建兩京

為世立極　聖聖相承德與天合恩育群生號令起居悉恵民情凡可錫福靡不經營肆天降康表厥敬誠維茲佛氏西土聖靈導善憫艱濟度迷真有道使立有德使興陰翊皇度臻于治平肆我　列聖是崇是紹爰建梵宇于都之城闡揚其教資福我垠朕嗣天序服念在膺圖保家國永底乂寧長安西街有地曠衢何以奠之殿閣峥嶸如来法相是依是憑萬衆瞻奉如覩日星集慶川至徴福山增風調雨順道泰時亨千秋萬歲四海八紘歲不識饑民不識兵於惟三寳曰佛法僧天長地久佐我大明

御製東嶽廟碑

朕惟天生萬物必資五行四時之佐而後能成生長收藏之功君主萬民必嚴五嶽四瀆之祀而後能成惠養真安之政是故聖王之制祭祀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觀於舜陟帝位與夫巡守四方必望秩於山川武王大正於商必告所過名山大川之類是已而況君為百神之主國之大事祀又為之首乎於乎若必祠神以禮則神為君於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不獨禦大菑捍大患而已神必庇民以惠則君為民於神辨方秩祀築宮肖像不獨望而祭之過而告之而已此東嶽

廟所為建於都城也歟天下之嶽有五而泰山居其東
民之所欲莫大於生而東則生之所從始故書稱泰山
曰岱宗以其生物為德為五嶽之尊也廟而祀其神於
都城之東示欲厚民生也國家祀典於凡山川之神春
祈秋報旣享祀於郊矣然惟天子得以親之而非民庶
所得瀆也士女車從來尸來宗得以盡其懷禬之私於
歲時者獨非有所望于廟乎乃詔有司治故地於朝陽
門覞以為廟中作二殿前名岱嶽以奉東嶽泰山之神
後名育德俾作神寢之前為門環以廊廡分置如官司
者七十有二各有職掌其間東西如殿者四以居其輔

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廟之廣深凡若干畝為屋總若干楹壯偉宏麗稱其神之所棲盖經始於正統十二年五月某日而落成於某月某日材出於公素備工用役之常賦而民無有知者歲時致以香帛冀神運其生生之機於無窮亦順民所欲之一也乃勒祝之辭於石曰自昔帝王建國分方封嶽維五以奠厥疆神各受職入陰出陽運機膚寸贊化彼蒼有若岱宗峻臨暘谷出雲敷雨不疾而速何枯不春何焦不沃弘帝之仁錫民之福其在五嶽尊職發生蒼龍青旂八極遊行咸長咸養資其蘖萌凡百有就實茲靈 秩視三公嶽孰為首

曰惟泰山獨鍾神秀徂徠新甫峙其左右威效乃長以
相以佑神昭其澤雖曰自東民之沐之四海攸同望祭
有典五遵既豐神之享之惟鑒予恭郡人小大皆感神
恩薦牲燔黍大膳衷情曷慰予乃念茲乃詔工吏為神築宮
城之袞位上以祠神下以順民民為神式神與民親佐
其蒔芻犧其齒屯副其禱禳昭神之仁有堂翼其歆有像
儼若神之臨之如在岱嶽能徙庇民衛我郊郭獮癘弗
興兵祲不作人理其陽神司其陰陰陽表裏同此一心
生生之道惟神是諶以為神職神可不任宜暘而暘宜
雨而雨神之在山則應下土惟惡是奪惟善是予神之

在廟則翊予度

芳洲文集卷之二

芳洲文集卷之三

泰和陳循著

序

金陵陳氏世德錄序

臣循伏讀金陵陳氏所錄高皇帝遺文共六篇藏于家者有以見聖人好賢樂善不自滿足之誠心雖虞舜好問好察取諸人以為善成周所寶惟賢望道而未之見不是過也此其所以疆域四海帝王萬世有非其他所可及歟五篇其一方欲削平僭亂之初所與中行陳先生書期以伊呂孔明事業其辭旨謙而切餘皆即位

改元之後手勑祭文所以恤患憫災勞問傷悼於先生
存殁者為甚至也於乎先生以一布衣退處丘壑若將
終身而有得於大有為之　聖君如此夫豈片善寸長
備於身者之所能致先生德業盛矣得君無以加矣一
辭供奉司丞三辭翰林學士一辭中書左丞一辭禮部
侍郎兼弘文館學士一辭太常太卿一辭禮部尚書一
辭錄用子恩恩愈隆而辭免愈切其事業固伊呂孔明
其出處則子陵希夷可謂迹窮道達之君子也其於所
謂往而不返溺而不止之各偏於一者相去不甚遠乎
先生名遇中行其字其平生載墓文殁數十年以季子

恭貴豪　朝廷推恩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工部郎中
再贈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配贈宜人再贈
恭人皆賜誥命榮於幽壤恭既為是錄矣復以先後所
得二代誥辭又若干篇繼之而附當世名卿大夫縉紳
之士之詩文為陳氏作者於後使覽之者足以知其源
流而屬余為之序於乎先生之心所欲達者固在於道
而不在於迹然道苟達矣迹安得獨窮哉能窮其生而
不能窮其沒能窮其迹而不能窮其名能窮其一人之
身而不能窮其後世之子孫皆於是錄見之為陳氏之
子孫苟因是錄以求祖父之心因其心以務修其德而

行其道則其光顯盛大有不與之俱者未之信也故為之書以俟恭自大理遷通政司左通政煇有才名於當時觀其所錄尤足以見其賢云

胡氏世友志序

饒之餘干胡蕭子儼輯其數世交游詩文之為胡氏作者名之曰世友志以視予求一言古之君子其交也以義故其見於文詞雖子孫猶知寶之後之交也以利故利覺則當時尚不復相顧念況其後世者乎甚矣義利之交不可不慎所擇也胡氏之先有希顏者仕宋為兩浙轉運司同知與謝疊山張孝忠諸公相友善比兵之

南侵也希顏與疊山等謀舉兵匡王室師敗孝忠死難疊山與希顏書有曰國之忠臣但欠一死欲其速死以成大節其可謂義交矣宜其書存而為子儼之所寶也子儼寶之而錄志之首以為使其後人觀之不獨有以知其先世契好所在且有以見古人之所以交者無他焉由是興起於義可也子儼之存心亦良矣唐栁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其心欲著其父雖不顯而所交皆天下之善士而已今胡氏世友志有疊山危太朴諸公及今名卿大夫士之詩文其人固亦皆天下之善士而其言之足為世勸若疊山之所以望希

顯著則愈於子厚所記矣故因子儼之請喜而序其卷端

栢臺春雨詩序

監察御史泰和曾蒙簡余友前翰林侍講學士鶴齡君仲子也嘗與其兄蒙啟隨其尊府讀書京師蒙啟名序首以明經舉宣德第一榜進士由行人擢禮部員外郎君既謝世蒙簡復以鄉貢舉正統乙丑歲賜進士出身第一人遂擢監察御史余嘗竊羨曾氏父子兄弟之榮於一門者何其盛哉君之舉進士於永樂辛丑之歲第一人也繼而蒙啟兄弟相承起於宣德正統之間可謂

三第一矣不謂之盛可乎是雖本於君之善教要亦蒙
故光弟善學之所致也則教與學君子所以裕其後而
植其身者固豈可以少哉況乎以詩書為世業者哉蒙
簡既為御史日以不忝其職如古人者為務務不忝其
職如古人即所以不忝其先也乃取朱博列栢御史府
之義繪栢臺圖名曰栢臺春雨以自比其所存所施而
務效而及之或疑以為御史列栢府中取其風霜高潔
之意取之固當而系之以春雨則有所未辯也不知蒙
簡之意蓋又有所在焉君子之心使人畏莫若使人愛
使人敬莫若使人服執法不屈惡惡不貸固足使人畏

矣然非濟以仁恕則人無所措其手足惡能使人愛耶正己不囿循理不悖固足使人敬矣然非施以公平則無以慰人之心志惡能使人服耶傳曰仁者愛人又曰以善服人此愛人服人所以為賢也栢臺肅政所以使人敬而畏也春雨澤物所以使人愛而服也此吾蒙簡所為圖此以比其所存所施而務有以效而及也余惡得不序以相其成也為賦者尚有以副余也

送南京禮部尚書王先生序

朝廷建兩京其設官之制無間南北然百執事之任於南京者固難其人而尤莫難於任六卿蓋根本之地

朝廷所倚託以維持其大綱者亦有在於此非其他略可倫宜乎六卿之任為尤難也二十年間任六卿者恒備其一二耳多出　先朝舊德或老成重望之君子非此則寧闕而不注以是近數年來六卿任南京者無一人焉此其為難於任用也何如　皇上念不可以久曠其任乃簡於百執事之在廷者得禮部左侍郎臨川王公曰此老成重望者也特拜南京禮部尚書　命下之日朝野相懽咸以為天下之至選循嘗竊觀公之所以老成負重望也非一日矣　太宗皇帝龍飛之初首選進士四百七十二人而選其尤長於文翰之士得二十

有九人特　詔冬官給第宅光禄供膳有司具以膏火之費俾入秘閣盡究古人之書以補助其不足期其文學才德必至於古人所就而後已自是歷　仁宗　宣宗之朝至于今正統五年二十九人之中始終不離乎館閣之職者今吏部尚書泰和王公國子祭酒致仕安成李公及公止三人耳後三年之内泰和王公李公皆相繼出惟公一人尚在館閣漸涵浸漬於文翰之場者凡四十年旣而又佐春官以典宗廟朝廷之禮者凡五年四方縉紳大夫之所歆豔經生學子之所企慕文人才士之所願見而卒不可得者何限此其為老成重望

也又何如然則公之所以簡拔於今日者夫豈偶然也哉泰山千歲之木必棟大厦而後可移普天三日之雨必蘇大旱然後可施循於王公之遷尚書亦云不然四百七十有二豪傑之士官得躋於六卿無負 先朝之儲養者何獨先見二王公哉公之赴南京也尚書金公右都御史陳公大理寺卿虞公侍郎楊公副都御史丁公曹公大理少卿張公寺丞李公蕭公以循同考試所取士謂宜為序贈行循何足以為公道哉書此以致歆豔企慕之意且塞責耳

宋雙峯舒先生文集序

宋隆興府之靖安縣有姓舒氏諱邦佐字平叔號雙峯先生者今嘉興府知府守中十世祖也先生淳熙八年進士登年嘗於晦菴癸軒有從游雅肆元翰林學士承旨圭齋歐陽公玄稱其為文本領既正氣象自好今所存藁九卷可見又稱前七卷雖四六然而雄渾者不崛強清新者不雕劌後二卷雖詩賦雜作而其意度舂容格律深妥粹然有德之言於乎非圭齋不能識且為此論亦名言也守中尊府富順知縣有常得是藁於家傳藁之鋟梓廢矣守中後欲鋟之而以屬為之序余序有過於圭齋之論哉序無以過圭齋則雖不有可也然守

中欲壽是藳於無窮序似不可少矣古之君子欲上有以承其先傳而下有以啟其後承將安所庸心哉亦惟於其文獻焉耳孔子嘗病文獻有不足徵亦此意也舒氏自宋至今以文學仕宦者世有其人而文足徵又有若先生所存藳庶幾乎免孔子之所病矣於乎不有先生於前其何以啟今日不有有常父子於後又何以承於其先哉故余之於此藳雖無以追圭齋之論而有以為舒氏歆豔之矣守中名敬永樂辛丑進士自兵部主事擢今官先生之澤不其遠乎

送太常少卿魏公仲房赴南京序

皇上繼承大統以為天下之治當用天下之賢圖之是以旁求之意惟日不足　明詔旣屢下矣間又下詔九任藩憲及州郡者必須三品以上廷臣舉賢材者補焉尚書暨都御史而下皆難其人自春徂秋未有以一應者　詔雖甚切始各薦其屬及所知凡十九人蕭山魏公仲房以考功員外郎預焉咸以為魏公之被薦合乎衆論公初以舉鄉貢起家自華亭學官補太常博士凡國家舉百神之祀公獨相事秉度久而不渝比遷考功則以廉慎自持而濟之以疏達人之賢材與否經其權度判然自白則其被舉合乎公論非耶十有九人奏名

之日多領侍從藩憲之擢　上閱公名獨曰是嘗官太
常清謹者淇以為大常寺少卿盖又超乎衆人之所薦
者於乎榮矣孔子嘗曰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公之
自學官遷博士自博士遷考功以見知於少傅廬陵楊
公自考功膺求賢之舉以見知於六卿及都御史至遷
少卿則見知於　上矣使誠無可知之實焉雖見知於
一人且不可得而况於衆人乎而况於　朝廷乎古之
人以有事於宗廟為榮其所謂有事者未必皆如今之
博士少卿所執未必皆卿大夫若天子之所薦今公兼
有之矣其榮為何如矣君子之所榮者不在得其所當

得而在盡其所當然公之居官其旣往已如此而方来有不然乎將赴南京其同官諸君子相與屬予言以為贈公甞同考鄉試會試而予公考鄉試所取士也敢愛不腆之言於其行耶然又何言可也書此以塞責耳

宣德七年八月甲辰

送國子祭酒李公致事詩序

自古名卿才大夫士得遂其志意以進退與否關乎國家氣運之隆替也蓋氣運亨則賢而才者宜進而進其進也無所避宜退而退其退也無所過然非有　明天子在上則不足以致之　聖朝自永樂来四十餘年名

卿才大夫士之得遂其志意退者不可勝計而以國子
祭酒致事去者才三人焉三人之中其二人出江右江
右二人其一人又出吾吉郡蓋安成李公也於乎祭酒
人材之模範斯文之　所謂大司成非其他卿大夫
之比天下視祭酒於卿大夫中誠如視星之斗水之江
漢不可得而多也夫星之斗水之江漢雖不可多而得
然未嘗一日無至於祭酒在卿大夫之中苟非其人不
授則有時而或闕嘗觀天下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
貴者以少為貴則祭酒在卿大夫中貴莫禦矣而得遂
其志意之少如吾李公則其在祭酒中可貴又孰之能

樂耶余嘗求公之以少為貴矣方舉永樂初科進士以預二十八人之選讀書秘閣其後盡永樂之歲進士凡八科不下千數百人其間列官卿大夫者不少而自刑部歷職翰林以至祭酒惟公二人而已公又兩為學士少詹如之今　天子御經筵公旣得列講官比為祭酒會重新太學成　車駕臨幸公親獲承　賜坐講經於彝倫堂其有光於斯文甚大太學諸生常至數千餘人自公作學之後以其所業貢於鄉會試於禮部其入郡及天下之士不為少矣中選之日出於公之門者恒幾其半且在選首其有益於人才甚多夫士誦詩書以為

業修仁義以爲行少而習之於家壯而用之於國老而
儀刑於天下此士所願欲也然有習於家者或未能用
於國用於國者或未能儀刑於天下亦理所恒有也况
用於國儀刑於天下而又有餘力以歸儀刑於其鄉則
勢所恒無矣今公於士所願欲者皆備於所恒有者無
於所恒無者有其有得於天道甚厚凡此三者又世之
所尤少而公兼之公雖不以自貴而人之貴之者自有
不能外也於公還安成也繼其爲祭酒者泰和蕭君盡
勤相率官太學諸君子酌酒賦詩餞於都門之外而以
余辱交公三十餘年謂宜序以引之故爲之書

送陳先生知惠州府詩序

皇上數念民生休戚係於守令賢否閒命左右二三大臣六卿正貳及都御史各舉所知除兩制不動外無閒侍從國學與其司屬凡百執事惟賢而已於是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泰和楊公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公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永豐曾公暨工部侍郎吉水羅公合詞首以余陳先生為對時與先生同被舉者二十五人而為先生舉者獨衆此其賢可知矣命下得為惠州知府學士

大夫及縉紳之重先生者皆賦一詩贈行以循先生典
教縣學時弟子員也俾序其首簡知師莫如弟子此循
所爲不敢辭也於乎先生是行循有竊喜者三　聖朝
用人必先於儒一喜也生民獲蒙儒者之惠二喜也始
循恒慕先生天性孝友才堪牧民嘗以有所薦矣既而
少傅泰和楊公侍郎羅公亦薦先生可用有司拘於職
專訓誨之例屢寢其事上賴　天子聖明勇於變通先
生始得展其素負於今儒者自此不壅滯矣三喜也然
則循之所竊喜者豈獨爲先生一人之私耶先生名顏
士希其字家建寧之浦城自洪武中以明經領鄉薦爲

廬陵縣儒學教諭侍郎羅公為弟子負時也既丁艱服
闋遂改泰和秩滿泰和諸生思其矩範相與乞還於
朝命陞教授掌其學事數月召還改任北京國子學正
九載增秩視正八品掌學正事蓋今後九載矣不然超
擢亦所不免而循獨於是為先生喜者非以儒者自此
不壅滯耶先生為人端而雅和而厚適而容惠而恕所
以淑諸生者既皆效矣所以惠斯民者其非自茲始耶
敢述先生履歷德善以告惠州之民且以為其得守之
賀
宣德五年冬十二月丁卯書

送陳先生罷官還泰和序

鄉先生宗兄直夫既罷官將歸也葛巾野服熈然踵予門而告曰吾所以得至此者子其知之乎方其出而仕也如放舟於江湖之上烟雲浩渺杳然其莫知所止矣不幸或值蛟鼉之出沒風濤之洶欻當是時視其命若在須臾者尚敢必其復有陸走之日耶今病且老矣頼天子仁聖矜憫全活俾得退休安閑以養餘日如乘舟之得就平實何其幸耶嗚呼公可謂能知止矣公在太祖高皇帝時自太學以明經領薦為第四人時京闈士五十人者蒙　恩免會試特　賜進士出身公其一

焉授淛江部主事為地官屬焯然有能聲未幾以詿誤去會　慶王求儒術士有司請授以公公往開陳善道深有裨益有欲奏以為長史者不果繼用知者薦授海寧知縣丁艱改授江陵兩縣素稱難治公為之有廉名而無獘政至今其民仕者尤有嘖嘖為予誦曰美哉陳侯之為令也嗚呼公可謂能得民者矣其去家而仕也三十有五六年一旦去之而於榮利漠然無所顧累其又真不羈之士哉而其平生曠懐雅度遇知己輒相與傾倒雖累日不厭也今公歸矣日與鄉人故舊臨清流以自適蔭茂樹而共休觴詠倡酬超然於物之表而向

所謂若江湖之險不能介於其心矣樂哉吾兄故於其別書以識羨

送蕭通判汝奇之任大理府序

余與蕭氏家同里閈託髫齔時與汝奇尊府所芳甫交游里塾相得迄今五十年矣余濫官於朝者過半然無所補負愧良深而所芳甫雖未獲霑一命然教其子以學如汝奇之早出為時用者其將來之卓卓詎有涯哉此余所為媿不如所芳者在此也汝奇質甚美年甚富且志於造詣者甚遠且大足以副所芳甫之期望矣正統戊午以明經舉江西鄉試明年預教官選不就請入

太學期舉進士未幾以精書輸選與中書舍人同事近
例凡與中書舍人同事有年勞者皆得量材授職汝奇
將授官時竊語其知己曰吾素用心力於舉進士今乃
不待成功而釋褐於書輸負吾志矣欲棄不就以圖成
其初志知己者勸之曰士志於遠大者不論所入之塗
何如而論其守之職業有盡有不盡也所入之塗備矣
而守之職業或有所未盡是為名浮於實君子有不貴
焉所入之塗雖不遠人而所守之職業誠皆無盡而無
遺光明而俊偉則為實過其名有不取重於君子哉且
士貴於安命在我者能安於命則在人者不足較矣汝

奇聞其言而善之拜　命之日得雲南大理府通判蓋自太學釋褐如汝奇者二百餘人量材為序汝奇為第六人其為良可知矣於其行也其同窓友刑科劉給事中誠之相率鄉邑仕宦君子於余屬文為贈余於汝奇賢父子有契好如此則誠之之屬文舍余而誰宜哉大理雲南大郡以子之志之材又能推平日之所講論理道佐理其間為之固不難矣但升高行遠此為卑近所自始要之不可以不慎且勉也故書以為之序

送知州柯君啟暉還吉水序

自昔守令為民而置者也守令何以為民而置蓋民之

情孰不好逸而惡勞好得而惡失好飽暖而惡饑寒奉天而主民者知其然也故為民置守與令焉使之施其所好遠其所惡成順其逸與得飽與暖拯卹其勞與失饑與寒置守與令之意如此則為之守令者必有以副之而不拂然後為不孤其官也何為能副其意而不孤其官勤於中者思無所違於理而後發於外者此其有以庇於人而後已民有不逸不得不飽暖而勞且失饑且寒者未之信也今之為守令者有此與否何由知之徵之於民與士君子而已徵之於民上也徵之於士君子次之何也民受其惠民誦之也民被其毒民怨之也非

徵於民為上也歟士君子之好惡固為可信然安保其無一毫之偏陂於其間哉此徵於士君子所為次於民也世往往有取悅於士君子以求譽於當時而不務取悅於下人以求稱於所職其為惑孰甚焉古之人以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上上者其知務取悅於下人以求稱於所職者歟予心慕之而恨以不得見為歎池陽柯君啟暉自給事中擢知州以選擇為永新吉水二縣久矣啟暉有材能之士也誠用心於民以副　上置守令之意民無有不被其惠也今年以滿六載來考績於吏部書最而歸吉水之士在京師者相與於予求文為贈

啟噫予嘗識之翰林二十一年前吉水予鄰邑也可愛不腆之言而不為之一傾竭耶於是乎書

止齋陳先生輓詩序

正統二年八月余以喪制還家數日聞止齋陳先生疾革亟往視之時先生已艱於言矣諸子孫皆環侍左右泣下不已余執其手請曰先生知余誰乎但見首點而已余亦悲不自勝又明日遂謝世時月二十有九日也嗟乎余之歸也頼有先生可覲多耳今復如此余安能不悲也先生既葬之若干年其仲子直以福建按察照磨得致事南還乃集大夫君子所為先生輓詩謂余宜

序其首於乎先生德望足以取重鄉閭儀度足以示法
俊秀恂恂譙恭怡怡孝友庶乎孔子所謂施於有政是
亦為政者也而況享年八十有五四子十孫曾孫如其
孫數其仕而得祿者又足以奉榮養可謂克備五福之
君子矣銘其藏以垂示無窮可也顧何憾可以哀輓耶
君子視善之在人者猶在於己之善為之恒不自足
人之善好之恒不忍舍其為惓惓之意一也則夫大夫
君子之為先生輓詩豈非出於好善不忍舍之情歟夫
世之有善人君子猶時之有春風和氣春風和氣長在
人固無不欣欣然者一或失之不能無慘戚之容矣先

生豈非吾泰和春風和氣之流歟嗚呼安得起先生於九原而驅吾之慘戚也哉先生名泰字仲亨止齋其講授之居所名云

送刑部尚書魏公致政還南康序

士得至於公卿大夫之位可謂極矣不答兵走海外則必上佐　天子以和萬民於朝攄誠盡瘁鞠而後已此臣子職分之所當為非可以為過也上賴主上仁聖天下太平夷狄賓服民物阜康士大夫於此時若無所用其力進退得以遂其私之時也夫得以遂其私亦必有其道焉進以禮退以義所謂道也世固有難進而易退

易進而難退者此論君子小人之情未可以謂於道盡為當然與否惟進不爭於禮退不戾於義而後為得其正此刑部尚書臣南魏公所為決於致政而去也歟公舉永樂丙戌進士擢為監察御史前後幾二十年而後獲遷浙江按察副使自浙江被召入署刑部右侍郎事而後獲遷河南左布政使自河南被召入署刑部左侍郎事未幾實授後遷尚書前後又二十年合乎君子難進與不爭於禮之說矣其為人也剛果而弘毅顓敏而闓踈其居官也端重而易直和厚而平恕屢奉璽書安撫民庶修飭邊疆所至克稱　上旨蓋六卿之

中磊落而傑出者也古今之典七十致事　聖朝於未七十而有疾者俾亦得如之蓋忠厚之意也公雖未得引年而以疾得請致政焉非合乎君子易退與不戾於義之說乎縉紳之士與公有鄉郡之雅者將祖餞於都門之外而預屬余文以道公所以進退之意夫士大夫進退得其正者夫豈偶然之故蓋遭遇夫　皇明在上之所致也公之歸也誠不忘其所自而思祝頌太平之功以報稱於無窮然後為無媿於始終之義故并為公言之不知公意以為何如

顯慶堂序

吾邑石岡里蕭自誠先生歲八十之明年其子河南右布政使省身以居官三載考績於吏部書家屬　聖天子舉行故事京官但考稱所職者得給　誥命併封贈其父母職方面者如之惟封贈則九載稱而後得省身例亦應受誥命於是伏闕上書請曰臣得事　陛下者皆臣父之教也臣父年今八十有一顧無以效犬馬之報臣願辭臣誥命乞援京官之例封臣父以臣向所任郎中之職　天子嘉其能篤於親特封先生省身今官蓋又超出乎恩例之外者非　聖朝之盛典斯文之美遇歟　恩命既下士大夫之在朝列者莫不為省身慶

因名先生所居為顯慶堂嗟乎世固有顯而慶或不足者亦有其慶而未顯或顯其身而未能及其親皆不得為顯慶如省身於先生其真可謂顯慶者歟其固出天之所命而亦豈無自而然耶先生為人謙謹淳篤未嘗一語及人過失每以其學為里塾師人無少長咸尊稱之為老先生而其諸子若孫亦皆溫溫謹厚克肖先生先生所以刑于家者如此則其獲於天者有不慶且顯哉其理載諸易書可見吾知先生褒衣大帶以席鄉郚衆賓之右言必足以啟愚動必足以範俗有不徒顯慶而已也士大夫既名其堂矣而未有為序其事者翰林

侍講余公於省身有通家之舊謂予宜有言焉以予觀之蕭氏顯慶將不止於此者姑序其已然者如右其未然者尚有待也

送禮部主事龍叔粲南還序

余與龍叔粲未弱冠時同游鄉校頗相善矣又十餘年同領鄉薦相好益深余雖竊祿於朝君留家居然其心之相好不係乎迹之相遠也又十餘年君始來游太學又數年擢禮部主事余復得與同朝於今又十年矣追憶往時同入鄉校有如余與君者四十餘輩今皆物故殆盡間有一二存者又多睽散不常獨君與余前後

四十餘年出處無甚相離可不謂久要乎今君以謝病歸而余竊祿尚不知止則有愧於君也多矣於其去也鄉邑斯文親故以余與君相舊如此宜有一言以道其意夫以知止之心而受不知止者之言宜無所益而有所可厭也然知君非余或有未能盡余安得而避不知止之愧以薄於久要之友哉余與君同出處四十餘年其間所就君實倍於余焉葢君之美有四起家自鄉貢釋褐自太學歷官禮部祠祭儀制務贊春卿以播材譽一美也仰賴　皇上推恩視其官品贈其尊府為承德郎禮部主事其母與配皆為安人於古所謂顯親之孝

庶幾有之二美也克教其子以學有如文者以明經舉進士為　聖天子初科第三甲第一人官至中書舍人父子同朝一時罕比三美也歲未至於引年而有退休之時視其他之易進而難退者為得知止之道四美也持此四美豈不倍於余之所就者哉豈獨倍於余而已矣歸以為其鄉榮殆有莫之能禦者也故於其行書以為序

曾氏螺山水木本源圖序

吉之廬陵城北螺山之麓有地名烏泥坑前吉安路推官曾侯守一之墓在焉盖廬陵多佳山其尤勝者有四

曰天獄瑞華城岡及螺山也烏泥鏇在螺山之麓而實四山間之平原侯之仕吉卒葬於此墓歷二百年来歸然尚存侯為有德於郡人也何如侯諱貫之守一其字號曰省菴子孫從侯之葬遂家於吉其有仕於四方因家官所而簪紱相承不乏者尤多若侯之子大隱為新會令新會之子小隱歷績溪進賢兩縣主簿家進賢之扞城遂為扞城人主簿之子復初為烏岐務提舉提舉之子伯機　國朝洪武初以舉明經為開縣主簿遷安岳縣知縣調榆社縣再遷禮部祠祭郎中郎中之子炯字尚昭舉洪武乙卯鄉貢授繁昌縣儒學教諭陞而歷

郡學教授晉府奉祠正長史至宣德間遂入侍於　禁
庭及是子其亦授南昌郡學教授循子其授其處儒學
訓導其他力學駸駸於顯庸者尚多俟為有慶於後人
也孰禦惟其德被於郡人也深故其慶流於後人也遠
亦理之必然者尚昭之侍　禁庭日以堯舜周孔之道
進講　上前清德惇學深見　眷倚士大夫無内外遠
近皆稱之曰先生先生先生自曾大父主簿公家進賢以来
連世皆沒於官不得躬展先隴遂莫知推官公墓所在
先生生甫十二歲孤賴母宜人之教有立雖有譜系足
以究知先世之事然羈官守五十餘年徒增慨慕而已

每遇吉士大夫輙訪問其騾山之墓辭意悲切足以感
動乎人遂因有聞於其族姓之在吉者正統十三年夏
吉士曾暹於先生為叔行知先生意乃走京師為道其
詳先生大喜由是數十年來寤寐之求一旦而遂自非
精神感通之至其何以臻此然先生於今又非如昔日
羈於官守之比雖欲躬拜墓下有愈難者乃具儀物奉
歸以供祭祀而命子姪居扞城者歲時往省謁焉先生
其真務本之君子哉昔年三王之祭川也先河後海有
子謂行仁必自孝弟始此皆聖賢之務本也於乎清獻
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始於杼軸苟無先德孰啟後

昆此淮南子白居易之言君子所為有取焉唐王師範亦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先生皆有以味其言而蹈其行非務本之君子而何先生懼無以示子孫乃繪曾氏螺山水木本源圖使寶藏於家庶知所務以循鄉人宜悉螺山之事屬為之序循七世祖漁齡府君元初為吉安路儒學教授計當與推官公同時循雖不敢謂與先生有同而心敬先生有素敢以無陋辭序哉遂書此以塞責

送陳公宜之任應天府丞詩序

余與公宜雖皆泰和陳氏公宜之先系出於諦暉者蓋

五代時自金陵徙余先世則出漢文範先生六世孫晉長城令逵元初自廬陵徙自金陵者世遠而子孫衆然莫過於公宜柳溪之盛至於科目仕宦亦莫過於柳溪之衆且盛姑以　國朝言之公宜伯父洪武乙丑進士監察御史仲述仲述之子永樂辛丑進士廣西按察僉事公延公延之從兄弟台郡教授公餘福建按察照磨公培金華訓導公榮而公宜則正統壬戌　賜進士出身第一人今以工科給事中遷應天府丞不謂之衆且盛過於其他可乎嘗嘆世之人往往有得一命者其父兄與子弟輒恃以凌暴其鄉里漁利自資而柳溪則不

然此又有以見其過於他者余之再南還也公宜尚在弟子負列時余友王君孟堅以按察僉事提調江西學校素號知人因問以余鄉邑俊秀孰愈孟堅首以陳宜為言既而果舉鄉貢為第二人為　賜進士出身第一此固由其力學所致然亦本於有所承而然也其仕京師數年公卿大夫以及同朝縉紳之士見愛厚而延譽於公宜者無間遠邇蓋其溫雅端厚謙慎有為有以得於人者亦非其他可及茲又孰非有所承而然哉余與椰溪其所從從雖殊然連世辱公宜伯父仲亨先生昆弟親愛及先生之子姪公餘公延公培厚善見於交游

契好文翰之間雖同所從徒者不逮況又見親厚於公宜有加於前者耶夫世之相與者係乎義何如耳不係乎親踈遠近也義存雖疏且遠亦合義亡雖親且近亦將相視如路人焉然則余與柳溪其義之存亡可見矣故於公宜之赴應天將有數千里別不得不以為言監察御史曾蒙簡公宜媚家也相率所厚善者作詩贈行而請書此以并於卷故為之書

文會詩序

吾邑之士歲以明經應鄉選者恒數十人而克捷者亦僅十數焉自永樂甲午以迄於癸卯四科凡六十人

有奇可謂盛矣其未及就禮部試者尚三十有一人梁
叔蒙叔卓袁叔景蕭仰善羅崇本耕甚又皆有志於厚
積博發者歲之乙巳相與聚於南平之上其論議相資
問辯相發蔵進其有以造其極其於孔子所謂以文會友
之意蓋庶幾焉豈獨為進身之計而已哉然又以為學
而不仕非有用之學也况皆已歌鹿鳴於鄉而可以不
勉耶乃又取宋王元之觀廷試進士詩中四句為韻而
叠其二各賦一詩以識期勉之意詩成引酒相酌或美
以為文會於乎何如其所謂文會哉閭巷田野之間尊
酒相聚無不有其樂而文字之美或寡焉黨庠術序之

下鈎深探賾有所得而適者亦多而朋游之資或未及
上頼　天子仁聖休養作新俾得與夫後造之列而又
克自適於講論之餘以有倡和酧酢之樂如諸賢後之
今日者信所謂文會也何其雅哉既而合衆作為一卷
以求予為之序將各録一本藏於家庶幾啟其後人俾
有所興起焉嗟夫君子之所以教莫大於身行於身而
人從之如指掌今諸賢既皆顯庸有日矣苟推其所素
講而用之於天下使人有所頼且慕焉則其所以感發
於後人者不尤大哉因為之序而併致予之意如此
宣德九年春二月書

送楊孟實還泰和序

楊稷孟實攜其弟蕖來自泰和省其尊府少傅先生於京師之明年奉先生命歸守先塋鄉邑斯文君子之愛重孟實者謂於其行不可無言且授簡於予曰子宜為之古云行者以贐禮也贈人以言仁也先生清德淑行高文與學自有以示則於後生俊秀顓為其子而有待於他哉夫授簡於予者其意亦有在也以予親接先生猶邇故也予何言哉請舉先生之德之行以為吾之禮與仁焉然孟實於先生蓋尤邇於予者聞詩聞禮伯魚所自得於孔子予何言哉夫能謹家教者賢子弟之事

也願孟實益勉之忠信以篤其行學問以廣其知親賢取友以成其功省躬揆理以防其過先生之所以為教者其有外於是哉孟實秀偉賢智士也豈待言而後喻抑聞之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不可不懼況先生又當時名卿孟實其務所以為其子者然則安所友以成之子之歸也前輩君子之外得數才且良者友焉有如劉并仲樵梁蔡叔車及其弟栗叔莊王穊希稷之數人者予所愛慕不置者也而皆於孟實无親故誠欲取友宜無外焉所謂其則不遠是也孟實事父母孝處兄弟友駸駸於遠大之域者予固愛

重之文然不贈言則已必欲有言非責善不可也責善亦朋友之道也孟實其以為何如哉

尹原昌詩集序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尹原昌甫既沒之若干年其子崇高輯其平生所為詩得什之三四錄為一卷以偈予序將寶藏之於家原昌甫性嗜學於書多所講讀且通當世之務日徜徉於山水之間尤善作詩凡其志之所存所適與夫物理之所感觸光景流連人事代謝一發之於詩焉其詞婉而益清其學邃而有據幾有古作者之意予讀之愛玩不忍置惜乎不能盡得其所作而使見

其遺餘者耳詩者志之見乎聲文者也咨嗟詠嘆皆足以知其志所謂可以觀也予雖不及識原昌甫而即此槩可悉其平生矣何必得其容貌舉措而後為知其人也哉公之子崇高毓高皆讀書有聲稱於鄉郡而崇高則予所與舉進士者也為福建道監察御史原昌甫所以貴於乎視原昌甫所為之詩又驗其有賢子如此何必及識其面而後為知之哉或謂原昌甫有才智而不及見於用以沒此賢者不必貴之徵然卒膺褒典於既沒則不必貴之言豈盡然哉予不識原昌甫因是詩而知之故為之序將其後之子孫有不因予言而益寶是

詩以募其德於無窮哉

送趙僉事序

少時嘗見郡縣聞有按察僉事行部將至數十日前公私之間強猾者悔未馴良貪墨者悔未廉潔百方思所以掩其過戰兢惕厲惟恐見知以速戾于身也亦見有行部者固亦所謂按察僉事雖日臨乎郡縣而強猾貪墨者恬無所忌恣為自若此豈下人之心有敢易視於上者哉亦在上者自有以来其易視耳按察鋤強植善為無不得者也能使人畏憚能使人易視在一舉措間耳自使府以至㣲作之小司自藩臣以及奔走之小吏

近而城郭州里之間遠而閭巷田野之外有所至焉必詢訴焉必聽聽焉必行行焉必公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必無苟焉以止斯人畏憚之矣能使人畏憚者為能舉其職也反是則人將易視之而不知畏人不知畏而為能舉其職者乎吾見官按察者多矣而能使其下人畏憚之者獨少蓋其涉憂患者避事寂無所為寡練習者臨事暴而失當然則按察之舉職者誠難矣哉歲之丁未河南按察僉事有闕 天子選於御史之歲滿者得南海趙純懷智遂以是官俾往補焉將行其嘗所同事者相與求言君子賦以送之屬予為序祔懷智與

予同年畢進士邃擢御史屢出按京師及外服燁然有聲稱於君子有德惠於細民而為豪奸巨蠹所側目焉以是而無憾於河南寧有不舉其職如予所云者哉吾聞河洛閭巷田野之間豪奸寇竊又比比懷智惟務有以去之斯亦足以慰人望矣予恃同年且相好也故敢盡言如此懷智其必不拒

贈夏主事公瑾序

吏部為　天子進退百官之司也其何所據而進退之其屬曰考功者於凡庶職之任三載六載九載而來皆得以其所上聚其勤惰修否謂之殿最於是陟其最黜

其殿以示勸懲於百僚焉即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之法也然則其所任者不其重且要歟所任既重且要
而受任於是者苟有毫髮不明且慎而謂能公衡鑑之
精未之有也夫不能公衡鑑之精於已則將顛倒是非
賢否於人居其上者將焉所望以為助耶故考功者吏
部所資尤多尤為難稱其職者也庶職聽覈實於考功
考功聽覈實於吏部覈之而稱所職斯為不愧於其官
矣公璡名瑜世家姑蘇以明經舉進士遂授吏部考功
主事居官勤敏練習惇有材譽今滿三載得書最於上
官其同友郎中邢君相率僚案屬文於予為贈夫贈云

者欲有以增益其善也古之君子窮達皆貴於有友相增益其善窮而學也有友增益其善則其積於己者愈弘達而仕也有友增益其善則其及於人者愈博畢君之於公瑾欲有以增益其善也如此公瑾誠益勉焉無怠將其名秩之崇於身固不止於今日而其善美之被於人又豈可以一二計哉予重公瑾之美與畢諸君之屬而特為之云

宣德九年春二月望

贈南京太僕寺少卿鄭君序

四明鄭君復言自禮部祠祭郎中滿九載超遷南京太

僕少卿將行其同官及交游君子相與於予屬贈以言
鄭氏父子兄弟數人皆出而仕以官為家予來北京與
君之同産弟雍言同舉進士因識鄭君蓋君在永樂初
已擢林環榜第為祠祭主事數年矣其後自主事遷員
外郎自員外郎遷郎中皆由上官薦其清謹淳篤故不
待滿九載夫不待滿九載而遷固有以見君之賢矣而
在祠祭二十餘年始得遷太僕者何耶京師庶職有材
能者皆足以任而祠祭為有事於　郊廟百神之司者
非先清謹其何能稱然則鄭君之淹於祠祭者所以為
尤賢也蓋非獨君雍言亦以累官河南按察僉事以文

學留於　朝兄弟聯美為時所稱尤足以見鄭氏之多
賢也予方與君儕居有所還往以相資益今遽別去不
能無言况又有屬贈之者耶太僕　天子之侍從也君
以老成之材且賢宜無難於其任然竊以謂今之太僕
所重惟在於馬而馬之畜民之事也任太僕者平其政
於民而已矣夫政苟平則民不勞而馬蕃息不然民且
就困而况於馬也哉民说而馬不蕃政固不得為平使
民困而馬蕃又焉得為平耶夫不為君言之則已為君
言而不以是焉不特予言之腴而亦非君所樂聞者君
樂聞之則亦將以告夫同官其果以為何如

宣德九年三月甲申

送梁主事挹之序

余與挹之交凡二十餘年其間游鄉校者半同仕於朝者半可謂有久要矣往来兩京而與挹之若參商者於今蓋已八年每念故人未嘗不悵怏於挹之始挹之徙調選予與别於其從兄泊菴先生之寓舍三人者超然懽笑自得令挹之以主事逾兩考而先生不可作亦久矣予與挹之相見於此豈勝其傷感哉雖然前輩有言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然則先生雖沒其發見者固自有不可毀且掩而余兩人之傷感

若此者亦情所不能自已耳挹之為北京行部主事時余留南京比余以職事来北京而挹之又調任南京刑部相左於道其来考績於吏部也適余已有扈從北征之行皆若有意於相避者此余所為悵怏於挹之也則余兩人者之相見又宜何如其喜慰哉挹之於余年長其平日之所以資益乎者固多茲又將別而南後晤𣻉然安知不復若參商如前日其無以慰我哉夫君子之交也貴以善相道耳交焉而不聞善何以正夫不善乎於挹之實有望焉故因其行序以求正幸無予棄可也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甲子

贈張通判之任太平府詩序

環數百里而為一郡天下之為郡者踰百數十其無藩憲二司以臨之者惟畿甸焉夫既無臨之者則其所以臨於民者皆自裁之而不待於人矣以一人之所見而裁數百里之民務已不可無贊助之者而況畿甸之郡素無臨之於上者乎是不獨為守者當擇材良而贊助於守者亦不可苟任也任守不苟雖無良贊助者亦可然尤未免耳目有所不周若守無良而贊助者又不克舉其職欲政不弊而民不惟其苦得乎故善處理民者務得良守而尤務得良贊助焉太平畿甸之要郡也其

爲三縣其民素不聞有豪奸難治如他郡者又得良守貳矣繼又得張通判吾知其政將益不乖而民將益不惟其苦豈非其幸也哉通判名瑄世家嚴之建德爲人閎斂練達永樂中自國子監生歷事有稱擢爲邳州同知邳亦畿甸之要郡也雖亦不聞有難治如他郡之民然視太平之民其力稍薄未易得其不惟於苦而張佐理其間民皆安之卒以考稱其職而還今官今往又得良守貳先在焉相與一其志力以務民事民焉有不安之耶而其秩之崇於他日又有不本於此者耶在勉之何如也通判拜　命將行其友兵部郎中潘君忠與自

少有同門之雅相率交游之士於予屬予序為贈而屬工乎詩者賦以繼之故為之書而予所謂良守貳者知府臨江徐敬同知尹自道皆予鄉邑之彥云

送訓導楊叔猷之任宣城縣儒學序

泰和楊叔猷今少傅兵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楊公之族子也少時與予同游鄉校於書數千百言不三過讀輒能背誦予不及其敏也既而以易經舉永樂辛卯鄉薦為第九人嘗一會試禮部不偶遂不復出而惟推其所學以淑鄉里後生俊秀予邑有官於宣城者每以興起學校為念嘗自歎曰安得吾邑楊輝先生以開導

諸生哉因謂誦其平日所立者諸生聞之欣然相與具禮幣聯為其邑學訓導然所司為言於　朝徵至與四方之以薦至者並試于諸大臣之手名在高等遂奏授焉將赴宣城鄉邑大夫君子在京師者謂知叔猷莫予若也宜為序以贈之予不容辭於乎教官秩卑而道尊也其言必詩書禮樂其行必孝弟忠信言焉而人取以傳誦行焉而人視以戒儀然後其道為尊道尊矣而其秩雖卑人孰得而卑之言焉而戾聖賢之前言行焉而乖聖賢之往行其道可謂卑矣道卑矣使其秩雖崇人孰得而崇之然則其崇其卑皆在我而不在彼矣惟君子

者能篤單以取尊叔猷其務所以取尊乎我教官風俗之美惡人材之盛衰係焉者也今之游庠序者皆曰我學聖賢之道然經載道者也徃徃舍之而以記誦文詞為務欲其知道得乎士不知道而能成材未之有也惟君子者能厚本而抑末叔猷其務所以厚本乎我篤單而取尊厚本而抑末此予所以贈叔猷也叔猷故儒家也其必能為儒者之事故書此以塞責

宣德七年九月既望

送訓導王希稷任泰和序

泰和王氏希稷嘗領鄉校訓導之聘今年以吏部起始

來謁選于　朝朝之鄉大夫衆執事承詔考其文詞第
在高等遂奏授以所聘之職會其尊府抑菴自左春坊
庶子超拜詹事仍兼翰林侍讀學士同日受　命一門
之內父子偕榮誠鄉邦所寡遇者也王氏何其盛也希
稷介行刑都獨孤郎中及鄉邑諸士友皆屬予序送之
嗟乎師道之不振於鄉校久矣聞諸先生長者數十年
前有王子啟先生言行端方問學該博即之者貌警而
心服聞者亦懦立而頑廉其後有楊自立羅子理鄧崇
志三先生者繼之亦皆嚴毅方正人不敢犯此皆師表
鄉校者也晚生小子若予始及聞之惜乎愚昧未能私

淑去今益遠諸老先生流風餘韻日以泯息而衆後生
俊秀益無所聞而知況望有所私淑者耶希稷得繼諸
老先生之職以往而可棄其所務使卒泯於後耶希稷
子啟先生之從曾孫其得於家視予所聞必多思繼述
之尤宜若然人將移其待先生待希稷矣希稷不獨克
紹前聞而於鄉校禮聘　聖朝任使亦庶幾無忝也師
道之復振其不在茲乎希稷質秀而溫學敏而篤將有
遠大之望於此有不待予言而能者然予嘗承其大父
瑣州先生愛且辱交於抑菴今又獲領贈言之請而可
舍其親近求諸疏遠以為言我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希稷其尚勉之

宣德五年秋七月望序

送鄧同知時舉之任潼川州序

時舉予游鄉校友也永樂乙未予舉進士官翰林時舉亦舉歲貢入太學游同門出同時於其筮仕之始不可無言况交時舉於京師者屬言為贈尤非一耶此予所為序以告其行也今　聖天子愛民欲得良有司以盡撫綏之道特詔吏部精擇士之材且良者專之得百數十人於試事諸司者遂以注於州縣常負之外而責以明効焉愛民之篤且至孰有過於今日者耶時舉自禮

部來預選爲第二十二人得奏授潼川州同知此其賢於他人遠矣　命下時舉喜曰吾得展其分寸惠利於民亦足以酬平生之志願哉嗟乎世固有惠民之心者恒患不得施之之地有可施之地矣而恒患無惠民之心其視時舉超然獨得爲何如哉夫民猶水焉耳水所以能清者以無激也民所以能安者以無擾也順其性而導之一無所激而曰水之不清固非水之性矣從其欲而撫之一無所擾而曰民之不安籲獨民之情乎此吾時舉所共知此理者孟子有之夫人幼而學壯而行予固亦然者也而以文詞爲職不得展其行之之志於

今所謂恒患不得施之之地者也而時舉之超然獨得
如此吾知其有以副　聖上愛民之實意矣故序以告
其行
宣德六年春三月望序

梁毋陳安人輓詩序

梁毋陳安人旣卒之三年其子　蜀府紀善本之以服
闋至京師間持大夫君子所輓安人之詩求為之序嗚
呼安人長子翰林侍讀兼右春坊賛善泊菴用之循幼
學里塾師也會試禮部座主也比為翰林修撰又忝同
官於同官之親已不可辭序况師與座主耶泊菴先安

人沒十年循悼之尤未已重讀安人輓詩能不益增其愴懷耶凡家之興鮮不資於內助而子之賢鮮不本於其親不移先生遭元季兵家業已蕩而復振者以有安人為之配耳洎巷兄弟積學勵行歷官清顯以有時名一出於父母之教焉於乎婦人以善相夫教子為賢若安人者真其人矣宜其既沒而有此哀輓也雖然安人婦道母德其無所自來耶元贑州路推官梅村湖州路學教授道山處士友慶安人之曾祖祖父也故家流慶有此賢淑夫豈偶然也哉安人外弟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既誌其墓循為序其輓詩

如此

練林覲隴詩序

翰林編修姑蘇楊仲舉先生始自武昌被　召入京師以去其母錢孺人墓不得歲時薦掃恒自悵怏于懷乃圖練林覲隴隨寓揭之時一仰翫奠以慰其無窮憂思於朝夕焉禮以春雨霜露君子履之尚興親親之感況於親之體魄所託其能不為之悲愴耶練林武昌地也仲舉因兄隸兵籍於武昌相與奉母偕行故母之沒葬練林焉大夫君子撫圖而悲仲舉之志皆為作詩相之而語予引其端仲舉首以文學入翰林為檢討與予同

職史事而其温雅之容惇實之行久而不渝予心敬之欲學而未能也則於序是詩也何可愛一言哉子於親生則致養沒則致享固人之常情也至於曠定省去墳墓而係之思常情尤所不免況以愛敬至情不得已而客塋其親反違之耶宜乎仲舉興哀戚於練林而慰慶思於此圖也大夫君子悲其志而賦之豈過也哉雖然仲舉所以孝其親者不特是焉嘗以滋職奏最得追贈其父官如已母為孺人天章雲翰又將歸賁於丘園矣孔子所謂立身揚名以順父母仲舉以之

龍門別墅詩序

泰和城西北十五里有村曰龍門馬嚴氏士㦸之喜幽
勝也嘗即高爽構屋數楹繚以松竹以為避諠養恬之
所環而望之則金華峙其左玉華聳其右螺塘龍經爲
挑其前後長林遠洞清泉白石無不可遊而憩俯而即
之則良田沃壤平園綠沼縈帶遠近無不可耕而釣禾
麻桑柘禽魚蔬果取之足以供服食之需明月清風佳
花美木資之足以娛耳目之好士㦸故居邑中旣有子
以承其先業而卜築於此盖將以怡其老焉則名之曰
龍門別墅其來京師將求大夫君子為歌詠之而屬予
引其端士之好古力學莫不由仕以行其學之志然有

命焉不可幸而得也故有窮經以皓首者旣厭處乎喧
閙之場則必託迹幽閒以自適焉此士臧之龍門別墅
所爲作也嗟乎夫士誠好古力學豈必待仕而後能行
其所學哉顔回孟軻天下後世宗之其學可謂行矣而
曷嘗由於仕由此觀之士之好古力學或可無仕而處
幽閒學豈可少也嚴故泰和儒宦之家宋時有著朴山
易說十四卷者士臧六世祖肅也咸淳中丞相江萬里
馬廷鸞皆好其書爲獻於　朝待徵於秘書省校勘則
士之仕非由學乎抑學之行由於仕乎此士臧先美也
予故舉以爲言士臧温雅淸愼士也學篤才敏尤爲鄕

邑所重云

送邑太尹鍾君復職南還序

鳳陽鍾君致遠　今聖天子宣德己酉之秋始自監察御史往為吾邑邑之仕于　朝者咸為鄉邦喜得賢宰往䏻數月而君宜民之譽日與鄉人俱至以謂君為政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去其所以病民而修其所以利民者民皆翕然敬而愛之予竊以謂民有善不善焉順乎此者必咈乎彼不能皆得其懽心也惟見愛於善者見惡於不善者斯為善矣予固知鍾君既見愛於善者有不見惡於不善者耶未幾果為不善者所誣上賴

朝廷清明是非善惡弁然別白而不善者不得逞其私
智鍾君遂以無恙於乎士患無其善耳誠有善焉其誰
得而誣之然又在於表裏始終之一致焉鍾君將復職
歸過余視以鄉邑縉紳君子所遺澄江送別詩文而益
信其向之宜民之譽日與鄉人俱至者不虛也至於挽
留不可期望復來之意藹然溢於情詞之外雖古去思
願借殆不過是今旣得遂所志其喜幸當何如故予不
獨為鍾君不能見污於不善者喜而抑為鄉邑君子得
遂所志賀也於其歸也序於卷端君其思有以副之乎

送周知縣仁本還內黃詩序

內黄縣知縣吉水周仁本之以考績書最還內黄也翰林修撰劉宣化與有鄉邑斯文之雅相率素厚善者取宋黄山谷詩民言令尹清且明玉壺寒水不受汚二句有類乎仁本之為縣乃用為韻十四人者各賦一詩以贈其行而以余知周氏且嘗識其大父長洲教諭公明先生與其季父翰林修撰時簡在　先朝為秘閣交及其從叔父今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功叙功叙之尊府岐鳳員外郎亦嘗有同朝同鄉薦之雅宜為序其首簡夫今周氏科第仕宦與余同朝同鄉薦者奚趣於此而其相與尤厚且善則未有過於此者也與之尤厚且善如

此則於仁本之贈行詩惡可以辭序哉序又將何言哉
然嘗聞之與故人子弟言言宜景其父兄與鄉郡與州
縣官僚言言宜庇其州縣與民庶父母言言宜惠其民
庶此大夫士忠厚之所發也今仁本之於余故人之子
弟也於余廬陵鄉郡之俊秀也被薦舉為百里長伯州
縣之官僚也受任使寄一方撫字民庶之父母也然則
余之所言可外其所宜哉誠務其所宜於已而不替則
不獨有益於州縣民庶而於父兄其不有大光也哉仁
本以明經舉鄉貢自為湖之德清儒學教諭以至於任
內黃所至已能使人安其政化有以見稱於前日矣於

所謂宜能盡於將來者不待言可必也雖然舍是則無以為言矣故復言以塞請仁本名源閩敏蹶達其所至殆又有未可量云

送郎中鄭君良載之任南京刑部序

士之學文修行而存忠信於平日者譬之深山大谷之材其長千霄其圍合抱良工采之或以搆大廈於平陸或以架危梁於深淵蓋無施而不可所謂君子不器是也世往往以刑獄之事情罪不一法律所施輕重無倫察之未易得其情决之未能當其可自非攻之有素而用之專一者不能一朝稱其任也嗟乎此豈知理之言

較曲藝之見而已耳夫理所由明者孰有過於孔子而是非與取舍所由至當足以為萬世之法者孰有過於六經之文況春秋又聖人賞罰至公而至平者能明其要則於辯別措置之方有不難矣錢塘鄭君良載自少學春秋於鄉校既壯遂以舉進士於永樂甲辰之歲數年始授兵部武選主事武選雖掌天下戎職陞降進退然各有一定而不可易者非典守者所得而用私也能守其一定而不易斯為良矣良載官九載皆得書善最入國以其能推所學所致今年自武選遷南京刑部郎中刑部又公衙鑑之所詰奸刑暴不容一毫之私者也

以良載所學於昔日而施之於今何不可之有耶春秋
賞罰之書法律其緒餘耳未有克究其本而於緒餘有
或昧者故余謂學文修行而存忠信於平日者無所施
不可以此良載既拜　命赴南京其鄉郡士仕京師者
兵部郎中蔣琳相率舊同官諸君子請余文以贈行良
載亦素於余有往還之好者因不辭而為之序如此云

送吏部員外郎李君用受致事還黄巖序

吏部考功員外郎李君用受余舉進士同年老友也方
舉進士時君與三百餘人者皆觀政於兩京諸司既而
君又與十數人者有事分行於四方踰年而歸獨君與

孫貞貞兩人禀然氷蘗之操聞於縉紳大夫君子之間使人愛慕稱譽不置其後歷官郎署爲主事員外郎迄今將三十年士大夫論守已不渝奉職不忝内不愧已外不附人坦然而行其所無事未嘗有一人外君者君之所以得此清譽人之所以譽於君者一本於自然非有所爲也然三十之間士蒙薦於知已自郎署而升顯要者何啻百十而君獨不一預豈君所以有諸已者行危而言隨之而人所以施於君者言予而行奪之不然不可得而喻也君子求其在已而不較其在人碎之精金美玉百鍊而不自渝百玷而不自汙此金玉之本然

者也而用之者隨其所施無所不為貴也上而施於冠
冕冠冕本白貴矣而又得金玉以飾之其為貴也益宜
下而施於裳衣裳衣非不貴也而又得金玉以文之其
為貴也益倍或飾冠冕或文裳衣何損乎金玉之貴哉
若李君者其金玉之已文裳衣而未飾冠冕者不害其
為貴也夫在已之貴非在外者所能損益而在外之貴
豈在我者所能勉強此李君之所為有安分之心歟今
年以貟外郎歲滿應援例得遷擢未及奏名即以致事
為請　朝廷重恬退之節遂許之夫重恬退以勵廉恥
振四維之道也許致事以振四維是亦用人矣何必擢

任於官而後為用人式兵部主事林濵黄彦俊於李君有鄉郡之好屬文為贈余知李君而相好尤深者故文云然

送蕭教諭赴長洲序

正統元年之春余忝預考禮部會試是時有司奏定以四方分為南北中三等取士榜所取止於百人南十之六北十之三中十之一又分經之多寡每經亡取其一書最多詩次之易禮春秋又遞次之左限右隔是以各方之士同治一經往往自相戰取先後雖有該博之學者不得以此而勝彼雖無超卓之才者亦可以此乙而

勝甲定制所在縱智者亦無如之何此余所為不能無
棄璧之嘆也其書卷之佳者尤兩倍於正榜所列於乎
使得如余志之信於衡量不限方與經之所限髙其髙
下其下一因於彼而無預於他然後為足快也泰和蕭
鑾彥清以書經領鄉舉於數年之前而始來試禮部於
今其文詞於南方書卷選次在數十人之内南方書卷
備百人之選者止十有八人餘雖佳無如之何也於是
余於彥清不能無棄璧之嘆矣夫金璧世之至寶者也
用之必於宗廟朝廷郊社禮殿乃為稱耳使其不用人
固未甞不知可貴况未必不用乎學校猶範金之治攻

玉之肆也德行之所自修文藝之所自習獲見用於此則有斯文領袖之寄模範師表之重其視金璧之用宗廟朝廷郊社禮餕何以異哉此又為足喜也夫金璧所為可寶且貴者以其自有可重者也人苟務於自力自重則金且璧矣况為模範領袖於人而可以或少耶彥清吾邑鉅家其先大父鵬舉先生在洪武中官山東鹽運司大著文學行誼之譽今季父益敷又舉進士為翰林編修彥清於家教有承矣故余於其赴長洲教諭也昔始為之嘆而後為之喜者以贈之且以寓愛勉之意云

正統元年五月甲申

贈郎中曾士弘序

士弘與予同里其舊不必論矣自同来舉進士仕京師又二十年相好為何如哉士弘初以讀書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與其同列三十人者爭自磨濯數年㬅㬅乎有造詣為時人所稱譽予親見其然也既而三十人者皆授職事居內外者相伴而為主事則又其得內職之高者也時士弘任兵部武庫主事洪熙元年士弘以考績被蒙 朝廷推恩封其尊府子貫甫如士弘職毋為安人當時鄉邑蒙推恩者不少然鮮有非依怙侍者而

獨士弘二親受封可謂能顯其親於生存矣今年士弘以九載滿得遷武庫郎中顧其向之同受職事存者無幾雖存而得如士弘超擢者蓋絕未之見也於乎士弘之超擢也既獨冠於同列其受封也又獨及乎其慶其所得於天者有不過乎人耶吾獨知其所以然也予貫南蓋淳然篤厚君子人也吾家居時恒相往還未嘗不心歆之以為使君鄉黨閭巷之間皆若人焉風俗何患乎不厚哉然則士弘其所得於天獨過於人者未有不本於此者也於其遷郎中也其姻家南陽知縣李桓圭以職事來京師謂予知士弘之深者請為文以贈之君

于之仕務盡其職之所當為固不論其秩之遷否然盡職者名譽之本而名譽者又秩所由遷也士弘今日之遷固可以驗其平昔矣使繼今而益加勉焉將其名譽之著祿秩之崇又豈止於是耶因桓圭請書予所知所欲言者以為贈云

太師忠定蹇公輓詩後序

宣德十年正月十五日少師吏部尚書蹇公以壽終于位贈太師謚忠定公之終也適值　天子方在諒陰天下如喪考妣重以訃聞其悼惜可以想見矣蓋公之身朝廷望以補其闕而拾其遺天下望以思其艱而圖其

易在昔尚爾而況於今日乎孰不以謂耄期庶幾有以副之顧乃　先朝鼎湖龍去攀髯不返京師四方士大夫之仕者無問公識與不識多為詩歌以悼惜公之私悼惜公所以副　朝廷天下之望止於此也竊嘗考公之私於壽則歲七十有三於爵則階三公之貳於仕之久則五十載於名之著則已用未用之士莫不瞻望而想聞其風采論享五福之全自昔至今　國朝文臣中一人而已此天下所共知也嗚呼公之私固無可憾矣而予忝與公交於今四十年其私獨無憾者耶雖然予之所可憾者一人之私京師士大夫之所可憾者而形

於言則天下之公也夫豈可以一人之私而掩天下之公故因論夫詩而溯泣以序於後不敢及予之私云

平江恭襄侯輓詩序

宣德八年冬十月十一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陳公以壽終淮陽先是　天子聞公寢疾特命其仲子儀給驛自北京往省侍併頒醫藥璽書慰問甚至至是為之輟朝贈平江侯謚恭襄侯賜賻祭治葬嗚呼公之光榮始終可謂莫之能儷者矣而士大夫聞公訃者無間內外識與不識交與不交皆為公賦哀輓之詩共若干篇其子平江伯佐曁儀以

求為序凡世之所哀者非故則姻非姻則於已有所為
而所以哀之者或憫其材不年無繼或惜其德不遇無
成不然無以起其情也今考公之平生於壽則躋七十
於餘慶則子孫衆多而材且良於位則階於百僚之上
於德望則四方遠近之人無不知所仰慕歆豔於事業
則功在　朝廷惠在生民榮名偉績將有光於史傳傳
之永久而不泯者自古今而觀之可謂全備百福者矣
比其終也士大夫尚猶有所哀何耶無他衆人之所哀
者私且近也君子之所哀者公而大也以公總戎督漕
退之一事論之　朝廷望公法施於民生民賴公惠及

於巳正得明效大驗宜公壽考有隆無替而乃止於是焉在公固無憾矣其於所望所賴不重有孤也哉此士大夫於公之終所為不能無哀而所以哀之者信乎公之大也是詩使公之子若孫誠寶之不置則公之美可與史傳並傳於國而不泯矣予故樂為之書以俟

送知縣張叔倫還廬陵序

天下之官居崇高之任非難而勝煩劇之理為難官有藩憲有州郡有縣邑然藩憲責成於州郡州郡責成於縣邑縣邑與民尤親徭賦獄訟所從始也其秩雖不可擬藩憲而責之備且煩則非藩憲所能同矣故曰天下

之官居崇高非難而勝煩劇為難者此也天下之邑均
有長貳其所治之人民徭賦獄訟煩簡不一以此較彼
有十倍焉有百倍焉其勢相懸如此任是職者或簡而
反不任或煩而備能勝其簡而不任者固為無足取矣
煩而能勝獨非超出倫輩者哉如是又非藩憲之所能
同而已而有司之考課率以殿最稱否為論於夫是而
稱者拘於常例無所分辨此余所以獨為叔倫懷不平
也蓋廬陵之為邑以里計者至七八百其視他之以五
七十里五七里為一邑者奚啻十百倍其數哉而叔倫
之為政於此以歲計者幾至二十屢考輒以最稱其視

他之歲遷而月擢者勝負為何如耶叔倫嘗以九載考績應得遷任大郡而江右之藩憲諸司與夫郡之長貳以謂廬陵人民非叔倫罕能慰服其心徭賦非叔倫罕能均平其理獄訟非叔倫罕能疏滌其滞遂相與奏留之以順民之所欲此可以觀叔倫之所存所積矣今年復以歲滿三載來考績于吏部書最而還大理蕭寺丞維禎翰林陳編修安簡相率鄉邑縉紳之士求余文以贈行余素重叔倫之為政者也故書所以重之之意如右於乎使天下無廬陵其縣似不用叔倫其人亦治使皆有之則叔倫豈可以少哉但百淹驥足為可惜耳然豈

能終文淹之耶蓋必有所待也

送郭教諭公繩序

予之承　恩歸省也予邑郭公繩以萬安縣儒學訓導滿九載將考績赴北京予與監察御史彭百鍊今國子監典籍彭士揚相率邑士君子具酒殽餞于澄江上之慈恩寺時公繩偕行者今江陰教諭陳孟旦長沙知縣廖子謨前給事中劉士拯皆在座甚樂也未幾予亦以驛召赴北京既至而孟旦與子謨士拯皆去不及見矣惟公繩與百鍊士揚尚在踰月百鍊亦去公繩亦有番禺教諭之命將行而其相與餞之者予與士揚又在

於乎不一越歲而予兩人者兩餞公繩矣餞不足道朋友晤散之相仍可感也京師學士大夫知公繩者皆賦詩以贈之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王君行儉謂予宜序其首公繩前登州府教授慶守先生之孫前順德府教授彥鉉先生猶子而今貴州按察僉事公緒同產弟也其教萬安萬安諸生至今尤感慕之不置公繩可謂不忝於其先矣則今之赴番禺其苟以其所以教萬安者施之而益勤且篤焉將番禺之諸生有不感慕其既去如萬安者哉其所以不辱其先者又不在於此哉予於公繩恃在鄉邑故敢盡言如此不知公繩其

以為何如也

送按察副使蕭君仰善赴雲南序

蕭氏泰和儒家舉吾所及見者論之仰善大父尚仁先生在洪武中以博學行誼為鄉黨所重士有及其門者皆律其嚴而服其教卒為善士旣而偕同邑蕭子上先生同被 召命預修書經會選等書書成 太祖皇帝親宴賚之時二先生皆年幾七十矣不欲任以職務令歸休於鄉里先生之子用道得其家學以文行選累官靖江王府長史實仰善尊府也至仰善復以明經舉宣德初科進士人咸以謂科目雖蕭氏上世之所有向非

其有得於祖父之遺澤惡能博發至此哉然余之所謂博發者非獨以其取科第一事耳其為人也溫厚而端謹平易而警敏自為吏部考功主事至遷稽勳郎中調任刑部前後踰十數年所在上官重之以至同列與凡士君子交遊往還雖一面之雅無問新故稱譽之者如出一口譬之美玉在器人或不見則已見之而有不為嘆慕歆豔者哉夫為人所嘆慕歆豔而不造於遠大之域未之有也此余所為知其發必博也歲之丁卯四月有詔命大臣各舉其屬之賢者以補藩臬長貳之闕於是刑部尚書淮南金公舉仰善應公意必受臬長之

擢會所闕者惟江右一職耳故事官者皆不得居本貫
仰善遂得雲南按察副使以行雖然仰善之所以自喜
者莫大焉蓋仰善母恭人在堂春秋幾八十矣茲行可
得過家慰其倚門之望然則其所以自喜者孰有過於
此耶古之君子不以其得於已者為華而以其得於親
者為喜此余所為有取於仰善也曷為而不贈之以言
也於是書以為言

芳洲文集卷之三